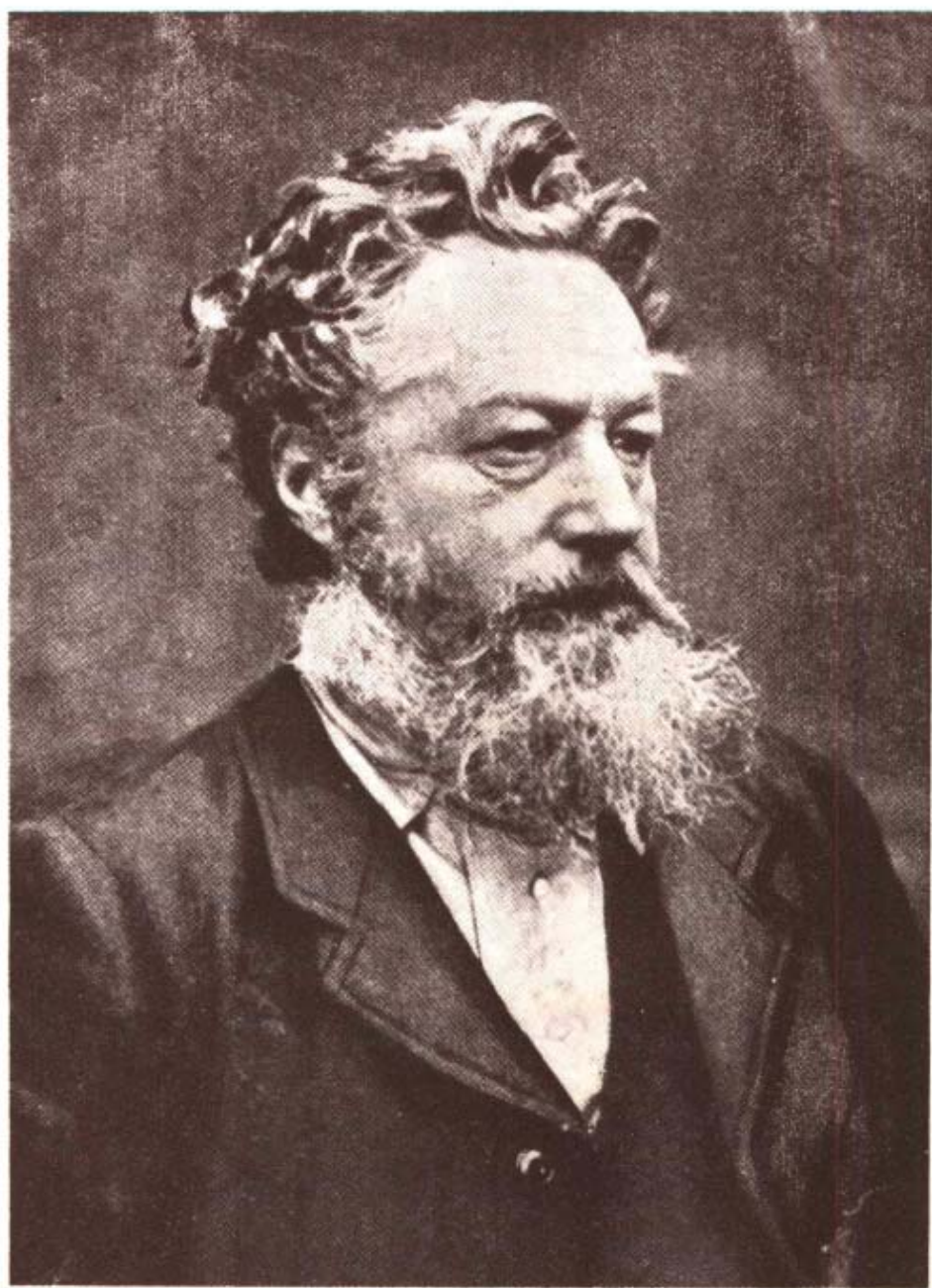


## 內 容 提 要

1381年，英国南部农民在下級牧师約翰·保尔領導之下，提出鮮明口号，举行大規模的武装起义，直攻倫敦，使封建統治階級遭受严重打击。約翰·保尔的梦想就是以这次著名的农民起义为背景的历史幻想小說。作者通过生动的想像，描繪了起义前夕，农民們的和平生活，他們的庄严的集会，和在这个会上，代表他們宣佈要建立一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領袖的形象。

本書另附摩里斯的短篇一个国王的教訓，作者用諷刺的笔調揭露了統治階級的伪善面目。



摩 里 斯

## 目 次

### 約翰·保尔的夢想

第一章	坎德州人	1
第二章	一个从厄薩克斯州来的人	8
第三章	他們在十字架前会师	15
第四章	約翰·保尔的呼吁	19
第五章	他們听到战争的消息，整装待发	30
第六章	鎮梢的战役	37
第七章	十字架上更多的話	49
第八章	威尔·葛利恩家里的晚餐	54
第九章	介于生死之間	59
第十章	他們两人談論未来的日子	66
第十一章	在旧社会里展望一个新社会有多么困难	73
第十二章	有时变革并不尽如人意，要不是为了在这样一次变革以后，还有进一步的变革	79
	一个国王的教訓	93

# 約翰·保爾的夢想

## 第一章

### 坎德州人

我老是为了眼前的俗事而感到十分煩惱，有时候，却想不到会得到一种有趣的幻夢来給我撫慰。我的意思是指我在睡眠的时候。在这种幻夢里，象有人送給我一架專看建筑物的西洋鏡似的。我見到某一座新近落成的华美宏偉的屋宇，好象專为这场夢境而造的，清清楚楚地陈列在我眼前，就象我是醒着；既不模糊，又不怪誕——象在夢中常有的景象，而一切細枝小節都很清晰合理。某一所依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房屋，还遺留着十四世紀初叶建筑方面的一些鱗爪，以及后期在安女王、威廉四世和維多利亞女王时代的蛻变退化，虽然使这座建筑略有遜色，卻也并不把它的风格完全損坏，这所房屋落在一个古老的乡村里，先前原是塞薩克斯州沙磧的林区之中的一片开垦之地。或者，是一座古老而又非常精致的礼拜堂，可惜被堂里的执事們收拾得太規律化了，旁边还有一小座十五世紀的住宅建筑，落在厄薩克斯州一个木架泥糊的农庄上，风光还不算惡俗，周圍是些昏沉欲睡的榆樹，还有滿腹心事的鸡

群，在农場天井里的垃圾堆中，搔爬啄食，天井里鋪滿着任人踐踏的黄色稻草，一直鋪到禮拜堂雕刻华丽的諾曼底式大門口的圓柱旁边。这一切都十分自然。或者，有些时候，是一座壯丽的牧师教院，还没有遭受过專喜繕葺的牧师和建筑师的摧殘，矗立在茅舍中間，这些灰瓦頂、泥糊牆的茅舍又包圍在式样齐整的树叢和花团錦簇中間，四周是一狭条鮮明、嫩綠、水流潺潺的草原，这些草原交錯縈繞在威尔忒夏州里欹斜的丘地之間，威廉·柯柏忒非常讚赏的。或者又是一排新穎而又熟悉的房屋，在泰晤士河上游一个青灰色的乡村里，凌駕在上的是一座十四世紀禮拜堂鏤工精雅的頂窗；或者，有些时候，甚至正就是古代遺下的屋宇，沒有沾染到鄙陋的功利主义所产生的蛻变退化，这种主义全不关心，也不領会，什么是审美观念，什么是历史价值：正象某一次我正在漫步閑游（当然在夜晚的夢境里），走下很熟悉的泰晤士河的水隈，介于斯屈黎忒萊和华林福特之間，就是白馬山麓在河流寬闊之处往后縮进的地方，我偶然发现一个清晰可辨的中世紀的市鎮，屹立在那儿，从圍牆之中露出屋脊、鐘樓和塔尖，灰黯而又古旧，但是从古代营造者的日子起，一直沒有遭受过摧殘。这一切，我在夜晚的夢境中历历可見，比我在白晝的幻念中挖空心思想象出来的还要清晰。所以前几天一个夜晚，我又进入了建筑物的夢境之中，即使除了建筑物以外，別无所見，也算不得是一回什么新奇的事，何况在我入睡之后，还見到了許多稀罕新奇的景象，我必須把它們講述出来。在我剛要遨遊睡乡的时候，我昏昏懵懵地想要得出一个結論：讓我自己接受邀請，就在一个星期日夜晚十一点半鐘的时候，同时前往曼彻斯特

和密却姆市集的草原上，作一次講話，是可以办到的，而且还能安排得很适当。于是我繼續考虑，穿了我身上这身衣服，对广大的听众作露天演講，要怎样才能收获最大的效果——我这时穿在身上的衣服就是我的寢衣，为了符合夢中的景象，加上了一条沒有背帶的褲子。我老是忘不了身上这身衣服，寢得非凡——要不然听众不会注意到这一点的，他們分明正在准备对我提出反社会主义的严厉的質难——这时候幻象开始消失，而我的夢境漸形稀淡，我惊醒过来（我以为自己惊醒过来了），发觉我自己躺在路旁的一片荒地上，靠近一帶橡木的小树叢，恰巧在郊野一个乡村的边境外。

我站起身来，擦擦眼睛，望了望周圍，那景色对我似乎陌生，虽然就土地的形勢而言，那是英国一个寻常的低窪的郊野，随处隆然凸起，成为高地。那条大路很窄，从它笔直的綫路来推断，我确信是一条羅馬大道。在那个郊野里，布滿着許多小树叢，除了有一个乡村就靠在我附近以外，还可望見两三个乡村和聚落；在那些乡村和我之間，有些果树園地，树枝上早熟的苹果正在开始泛紅。并且，恰巧在大道的那边，也就是沿着大道漫流着的一条溝渠的隔岸，是一个小小的園場，大約有四分之一畝的面积，四周圍齐整地种着活树籬，差不多全是些白色的罌粟，尽我目力所及，在園籬之中，还有不少玫瑰花的矮树，花色鮮紅，差不多全是單瓣花种，听说玫瑰香水往往就是从这种花朵中提煉出来的。除此以外，这片土地沒有秀的園籬，而全部耕植着各种作物，几乎全是些細狭的塊头。在小树叢的那一边，并不太远，矗起一座高聳的塔尖，洁白、嶄新，但是輪廓既很显露，又很优美自然，而且在风格方面，显然

具有英国式的特征。这个，连同那个没有围籬的耕地，以及田园里和果树园里园地上那种难得看到的洁净和精巧，使我纳闷了片刻，因为我想不通塔尖既然是新的，现代的建筑师怎会设计出来；况且我所习见的，当然是现代农艺，是些有着围籬的耕地和颓败而形同破落户的环境。因此，这种宛如花园般整洁的一切景物，使我惊奇。但是隔了片刻，那种惊奇之心完全消逝；假如此后我的所见所闻，你们觉得稀罕的话，请你们记着，当时我毫不觉得稀罕，除了有时我要特别提出的以外。并且，我得预先声明一下，假如我把那些人对我所说的话，一字不易地转告你们，你们也许很难理会，虽然他们所说的同样是英国话，而在当时我却能立刻理会他们。

且说，我把身子欠伸了一下，把脸转向那个乡村，我听到大道上有马蹄之声，不多一会，在大道的尽头，现出一个人和一匹马，正在摇晃不定地疾驰而来，听起来还有很多金属相撞鏗鏗之声。没有多久，那个人来到我跟前，但是对我漫不介意，只是向我点了一下头。他身上披着铠甲，是钢铁和皮革混合制成的，一支利剑佩带在身旁，一把长柄的镰刀在他肩上。他的铠甲式样奇异，鏤工精致；但是，到了那个时候，我对他古怪的形象，已很习惯，所以仅仅自言自语地说：“他是来邀请这儿的乡绅去开联保会议的；”因此我只管全心全意地向着那个乡村走去。还有一点，我对于我自己的服饰，也并没有什么惊奇，虽然那种不常见的式样是很可能使我有这种感觉的。我穿的是一件黑色的棉布长袍，齐到足踝，领圈上和袖口上绣着齐整的花纹，袖管宽大，在肘节处折了攏来；我的头上戴着一顶象袋子般垂下来的头巾，腰部围着一一条宽阔的红色束带，一

边悬挂着一只荷包，綉得很精致，还有一只硬皮制的篮子，凸印着一幅田獵的画景，我知道这是用来放置笔墨的；另一边挂着一柄套在鞘內的短刃，仅是一种以备万一的武器。

再說，我走进了那个乡村，在那儿，我見不到（而且到了那个时候也不期望見到）一所現代式的屋宇，虽然有許多差不多还是新的，最显著的就是那座寬敞的礼拜堂，它那无比的华美、优雅和对称，使我心醉神迷。圣坛还是那么新，就是从坛石凿下来的碎屑，仍然在雕鏤的窗戶底下仲夏的青草上面現出一片白色来。那些房屋的椽架，几乎全是用橡木做的，用草莖泥或是聖土填砌起来，涂着雪白的石灰水；虽然有些底层是用礫石砌的，而用揉得很細的砂石做成門窗的架格。大部分都有很多奇妙而且富于独創性的雕刻；虽然有些已很古老，磨損得又很厉害，而外表还是同样秀雅，同样洁淨，甚至同样华美，表現在一切細枝小节之上——这一点，我在野外的建筑物上早就注意到了。这些房屋全都复着橡木的屋頂板，大多数已变成灰白得象石头的顏色；但是有一所建筑那么嶄新，就是那屋頂板还帶着淡灰色和黄色。这是一所在拐角的房屋，拐角的撑柱上，凿着一个壁龕，里面放着一个繪色鮮妍的雕象，手里握着一只鉄锚——那就是圣克勒孟德的神象，因为这屋子里的住戶是一个鉄匠。距离墓园圍牆的东端，不到一箭之地，矗立着一架石制的十字架，同礼拜堂一样嶄新，頂上优美地雕鏤着耶穌的礫象，周圍用一簇簇綠叶襯托着。这所房屋筑在一段寬闊的石級上，是八角形的，从別处乡村来的三条大道就在这儿会合，形成一片寬闊的广场，即使千把人或者更多的人聚在那儿，也不会覺得多么拥挤。



这一切，我都看見，还有不怎么少的人群，散布在那儿，多半是妇女和孩子們，也有好几个老头子立在各处大門口，其中很有几个穿着得比較鮮艳，男人們二三成群，从我剛才走进村街的对面那一端，走上村街来。我望見他們多数提着些弓弩，放在麻布的弓囊里，涂着黄色的蜡或油；他們揹着箭袋，多数在左边还佩帶着短劍，右边系着荷包和短刀；他們多数穿着紅的或嫩綠的或蔚藍的棉布馬甲，头上戴着一頂头巾，大致是另一种顏色。當他們走近一些的时候，我看出他們服裝的布料虽然略嫌粗糙，卻是堅韌耐用。不知怎样，我好象知道他們是刚从靶子場練过了射击回来，而且我确乎还能听到那儿附近喧嚷的人声，甚至当风向从那儿吹拂过来的时候，还有弓弦颯颯之声和箭头射中靶子的沉重之声。

我倚靠在墓园的圍牆上，注視着这些人，有些逕自走进他們的家里，有些还在各处徘徊蹉躑；他們都是些容貌粗野的汉子，高大而又結实，有些很黝黑，有些人的头发是赭紅的，但是多数人的头发被阳光晒得象亞麻的顏色；真的，他們全都晒黑了，晒紅了，有了雀斑，各各不同。他們佩帶的武器、帶鉤、束帶，以及他們服飾的蒂工和褶襠，在現在看来，都好算得漂亮，虽然他們只是一班粗人；他們語言之中，也沒有什麼冗長的詈罵的腔調，或者粗俗的口吻，象我們今天文明社会里的人听到了劳动人民說話常有的那种感觉；这并不是說，他們的談吐象紳士們一样，而只是飽滿、圓潤、明爽罢了，他們的性格又是很暢快、溫和；这一点，我一見便看出来，虽然置身于他們之中，我覺得有些羞怯畏葸。

其中一个人从大道的那边大踏步地走到我面前，他是一

个身長約莫六呎的人，有一綫黑色的短須，深黑的眼睛，象楊梅那樣褐紅的皮肤，手里拿着一面大弓，並沒有套上弓囊，另有一柄短刀，一只荷包，一柄短斧，在他腰上互相碰撞，噼啪地作响。

“喂，朋友，”他說，“你似乎有些象迷失路途的神气；你会說哪一種語言？”

“一種能唱詩歌的語言，”我說。

“我也曾这样猜想過，”他說。“你有些口渴嗎？”

“不單那样，还有些飢餓，”我說。

并且隨即把手探入衣袋，掏出了只有少数零星又小又薄的銀币，每个上面鑄着一个十字架，在十字架的每个隅角，印着三顆小圓球。那个人露齿嘻笑。

“哎呀！”他說，“这算什么？用不着那样的，朋友。在这样一个晴爽的星期天晚上，一支歌曲抵得上一頓晚岁。但是，首先，你是誰手下的人？”

“誰也不是誰手下的人，”我說，气得臉上发紅；“我是自己的主人翁。”

他又露齿嘻笑。

“不会的，这不是英国今天的习俗，虽然將來多份会有这样一天的。据我推想，你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而且在天上占了一个很高的地位。”

他好象躊躇了片刻，然后向前靠攏，湊在我耳边，低声唱道：“磨坊里的約翰已經碾得絕細、絕細、絕細，”忽又停住，对我眨眼，而我呢，虽然心里不知道自己在說什么話，嘴里却吐出了这样的詞句：“天上君王的愛子必將为全人类償付厚利。”

他把弓攔上肩頭，把右手攥住我的右手，猛力地捏了一把，同時用他的左手，在他束帶上的飾物堆里，摸索了一下，我可以看出他把短刀拔出了一半。

“喂，老哥，”他說，“別站在这儿公路上挨餓，在那邊玫瑰館里，有的是肉食和麵包。來吧。”

他隨即拉我前行，分明是向一家酒肆的大門走去，門外有些人坐在幾條長凳上，正在默默地喝酒，用的是奇形怪狀的陶器敞口杯，釉上了翠綠和鵝黃的彩繪，有些還繪着古雅的花紋。

## 第二章

### 一個從厄薩克斯州來的人

我一進那個大門，首先就感到剛才自以為覺醒的時候所感到的那種驚訝，因為，雖然僅是一家酒店的客堂，在我看來，室內的一切都很新奇而又華美。一架雕刻古雅的食櫥里，放着一排耀亮的錫鑲敞口杯、碟盤、木制和陶器的大圓杯；一張結實的橡木桌子在房間里推上推下，一張雕花的橡木椅子放在壁爐架的隱處，那時候有一個老年人占坐着，老眼昏花，須髮斑白。除了顧客們所坐的幾張粗糙的高凳和長凳以外，那些就是室內的全部家具。牆上大致都粗糙地裝着橡木嵌板，離地約莫有六呎高，在板壁的上層約莫三呎高的墜牆上，飾繪着一枝玫瑰花莖的圖案，在全房間環繞周遍，繪得奔放不羈，不加雕琢，但是（在我不習見的眼光看起來）顯出精妙的藝術和神奇的生氣。在那大壁爐架煙囪復頂上面的墜牆上，繪着一

朵大玫瑰花，著色鮮明，跟天然的色彩一樣。剛才我所見到從村街上走上前來的男人們，其中十多個正坐在那兒，有些在吃東西，而個個都在喝酒；他們的弓弩套在弓囊里，靠在牆腳，他們的箭袋挂在板壁上的釘子上，在房間的一個隅角里，我見到了六七把鐮刀，配着榛木柄，約莫有七呎長，要說它象刈割籬草的農具，不如說它象戰爭的武器。三四個孩子們在這些人的大腿之間，奔波追逐，肆無忌憚地嬉戲玩耍，對大人們毫不理睬，大人們似乎也並不在乎，雖然他們正在談正經話，而且又很鄭重。一個體態輕盈、姿色秀麗的姑娘凭倚在爐架邊，靠近那個老頭兒的椅子，好象是在伺候那班顧客。她穿着一件貼緊身子的長袍，是用鮮明的藍布制的，一條寬闊的精雕細鏤的銀質束帶，圍在她的腰部，頭上插着一朵玫瑰花環，頭髮下垂，沒有紮辮。那老頭兒時常對她噉咕，從這一點，我斷定他是她的祖父。

我們走進房間的時候，那些人都抬頭注視，我的同伴挽着我的手，引我進去，用他粗野而溫和的音調，高聲呼喊：“這兒，各位庄主，我替你們帶來了好消息和一件新聞；拿出好酒好肉來，這樣講起來格外動聽。”

“你的好消息是從哪里來的，威爾·葛利恩？”一個人說。

我的同伴又露齒嘻笑，他感到樂趣，在更多的人面前再開一次玩笑：“這消息好似從天而降，只因這個好小子不是誰手下的人，”他說。

“那末，他到這兒來更愚蠢了，”一個鬚髮蒼白、身材瘦小的人說，他的聲音夾雜在隨之而來的一片笑聲中，“除非他只能在地獄和英國二者之中，挑選一處。”

“不是的，”我說，“我不是從天上，而是從厄薩克斯州來的。”

我才說完這句話，大家立刻異口同聲地發出轟然一片喧嚷，清晰而又急促，宛似大炮放射的響聲。我必須向你們說明，我有些知道——但是我不知道怎樣會知道——那時候厄薩克斯州里的民眾正在組織起來，反抗那班搜刮人丁稅的地保們和地主們，那班人又要想使他們淪為佃農，跟他們的祖父那一輩一樣。一方面民眾軟弱，一方面地主們日漸窮困；因為許多男子已在先王時代法國戰爭中犧牲了生命，而黑疫病又屠殺了許多人；所以地主們早就在思量：“我們越來越窮，而那班生長在高地上的佃農們越來越有錢。市鎮里的手工業公會又正在擴張發展，要不了多久，還有什麼剩下來給我們這班手不能織布、肩不能荷耜的人？假如除了加入公會的手工業者和有自耕田的農民以外，其餘的人都落在我們手里，那該多好；假如我們凭着法律和高压手段，把‘定役租地’的佃戶和類似的農民一齊制服，叫他們全都事實上淪為佃農，不象現在那樣，只是名義上的佃農，那又該多好；因為現在這班渾蛋制出的麵包，他們的肚子裝不了那麼多，織成的土布，他們的身子穿不了那麼多，他們把這些剩餘的東西，留下來自己受用；而論理我們比他們更應該享受。所以讓我們把枷鎖重新套上他們的脖子，把他們一天的工作時間拖得長，休息時間縮得短，就象先王時代賢明的法令所規定的那樣。那又該多麼好，假如聖教會能夠注意到（改良派的教徒們在這件事情里也該盡力協助），把所有的一切胡鬧的、無聊的假日，全部廢除；或者規定，鄉紳以下的任何人歡度教會的聖節日，就算違法，他們盡

可以在心灵里和精神上过圣节日，但他們的肉体却應該在圣节日勤勞操作；因为圣使徒不是說过：‘誰不操勞，誰就不該飲食’的嗎？然后，假如这些措施实行以后，在高貴的富人和勤勞的穷人之間，各人身分划清，永久維持下去；那末，英国地方就会有好日子，人生就会有价值了。”

这一切就是地主們正在着手做的事，这一类的論調，据我所知，不仅在地主們中間，普遍流行，就是在他們的侍卫和仆从中間，也是如此。但是民众不甘忍受；为了这个緣故，就象我已說过的，在厄薩克斯州，他們正待反抗，甚至傳說在圣奧尔龐城，他們同修道院大住持的兵卒，几乎发生冲突；远在北方的諾韋基城，約翰·黎斯德正在拭淨他臂上青靛的文繪，好象准备將來再把它們染成殷紅，可是并不用洋紅或茜紅这类染料；还有达德福特鎮上那个英勇的瓦匠，在不久以前，用他劈板的大斧，斫死了那个搜刮人丁稅的地保，为了凌辱一个年輕的姑娘，他的女儿；还有坎德州的民众也在蠢动了。

我既然明白了这一切，那末，使我惊奇的，不是他們想到了他們的同志（厄薩克斯州的人民）而发出的吶喊，倒是他們除此以外不再談什么；只有威尔·葛利恩平心靜气地說：“喂，那个好消息就要講給你們听，等他和我們彼此之間的交情加深了一点；現在，老哥，用些酒肉吧，使我們可以早些傾听你的新聞。”他說了這句話，那个穿藍布衣服的少女开始奔忙，端給我一只干淨的食盤——就是一薄片方形的橡木板，擦得光洁——和一只裝滿了酒的錫鑲敞口杯。我不再推讓，好象早已习惯了那样，从腰帶上拔下短刀，把放上桌子上的肉食和面包，替自己割下需要的份量。但是威尔·葛利恩見我割食，嚶

笑我說：“呃，老哥，你沒有做過地主的宰夫，雖然憑你的詞令，你很可能做過他的講讀者。你曾到過牛津嗎，讀書先生？”

當我聽到了這個校名，對他點頭說“是”的時候，一種遠景呈現在我眼前，灰色屋頂的校舍，一條迢遞縈紆的通衢，和校鐘叮當的鳴聲，那時候，我嘴里正塞滿着咸豬肉和黑麵包；于是我舉起酒杯，跟大家碰杯相親，一飲而盡，坎德醇味的甜釀灌入了我的腸胃，加深了我對於一切事物——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夢境，所以我就說：“現在請聽一個故事，既然你們愛聽。因為，去年秋天，我在塞福克州里那個興盛的鄧韋基城，許多平底船從冰島到那兒來，船上有些冰島的居民，他們舌尖上有的是許多故事；我遇見了這些人，因為，說句老實話，我是採訪新聞的能手，在這些故事中，現在就有一個正停在我的舌尖上。”

因此，我就把這樣一個故事講給他們聽，在我是久已爛熟的了；但是當我講述的時候，所說的話好象都在激揚奔放，竟使我聽不清自己嗓子發出的聲音，而講述中的那些話，流利得幾乎象是詩歌，都有韻律；我講完之後，接着是片刻的沉寂，直到最後，一個人開口說話，聲調並不很高：

“是呀，在那個地方，夏季短而冬季長；但是不論冬夏，居民們同樣地生活着；縱然樹木難以生長，五穀難以蕃衍，而那個叫做‘人’的生物還是在孳生、繁榮。但願上帝就把這種民族降生到我們這兒來。”

“不是的，”另一個人說，“這種民族已經來過，將來還會來的，就是在目前，多半已離這兒的大門不遠了。”

“對啦，”第三個人說，“請聽羅賓漢的一節歌詞；也許那樣

就会把我所認識的那一个人，催促来临。”于是他就开始歌唱一支歌謠，嗓子清越，因为他是一个青年人，曲調豪放悅耳，这些歌謠，你們也許都已讀过，只是体裁沒有那么完整、那么純粹罢了。我听他唱，我的心怦然跳蕩，因为那支歌頌揚一种反抗暴政、追求生命自由的斗争，怎样对于一个爱好自由的人，荒林和草原，不管风寒日厉，比起宫廷和孜孜牟利的市鎮来要好得多；怎样劫富济貧；人在一生之中，怎样應該隨着自己的意志做事，而用不着服从別人的意志，讓別人單凭法令来对他頤指气使。大家聚精会神地听他歌唱，有时唱到一节的末尾，他們就用宏亮、粗野、而并不难听的音調，跟着和唱最后两句对句。他們唱和的时候，許多野林的景象呈現在我眼帘之前——叫它們做“野林”是不錯的，因为其中并沒有什么私人园林里雅致的幽徑和草坪，只有些盤根錯节的树叢，礪瘠不毛的荒地和草原，在早阳照耀之下，显得庄严端重，在晚风飄拂、夜雨浙瀝之中，显得悽凉慘澹。

他唱完之后，另一个人开始用仿佛相似的調子，接着歌唱，但是他所唱的不很象一支故事歌謠，而更象一支歌曲；我所記得的只有这么多：

那个州長变成了一个地主，勢大滔天，

他拥有多量的金錢，

还有許多侍卫，腰間佩帶着利劍；

但是我們要挽开弓弩，勇往直前。

我們將在荆棘叢和橡树两者之間，

那开遍百合花的原野，挽弓扣箭。



那城邑的牆垣，用了岩石和粉堊修筑，  
有的是堅固深厚的坑竈和牢獄，  
許多忠貞的人在那兒粉身碎骨，  
許多正義的人受到奸邪的宰割。  
所以我們要挽開弓弩，勇往直前，  
在光明的大路上，永不見君王的詔敕。

所以，自由的人民們，謹慎地步行向前，  
留神着你們走過的屋邊，  
因為縱然都是輪奐華美，  
只恐一跨進去，就把你們禁錮在裏面。  
挽開弓弩往前走，到那開遍百合花的原野，  
就在那荊棘叢和橡樹兩者之間。

好吧，舉起鈎鐮和弓弩！出發迈步！  
朝着開遍百合花的原野而去！  
且莫管他們的軍隊多麼威武，  
白雁軍陣的窺緜會使我們解脫禁錮。  
所以挽開弓弩在濃綠的領土，  
君王的詔敕下不到這條大路。

這樣，跋過了草原，涉過了溪澗，  
往前走向遠處的林泉；  
我們自由的人民在那兒生存，英勇、悠閑，  
在那個地方，州長的話毫不值錢，  
挽開弓弩在開遍百合花的原野之前，  
就在那荊棘叢和橡樹兩者之間。

但是唱到这儿，歌曲突然停止，其中一个人把手高举，好象他要叫喊，“咄！”然后，从那洞开的窗口，传来了另一支歌曲，越来越响亮，好象是一支游行队伍在唱着。这一次，那支曲调是一首礼拜堂里平常的歌曲，对我是多么耳熟，使我心里回想到法国某一座大教堂宏敞的拱门，以及诗歌班的合唱。

全体都跳起身来，急忙忙地从牆上和壁角里拿起他们的弓弩；有些人另外还带着盾牌，那是一圈绕着一圈的皮革，先用水煮熟，然后浇了模型，取出晒硬：这些盾牌的直径约莫有两手掌的宽度，中间嵌着铁质或是铜质凸出的浮饰。威尔·葛利恩走到一个隅角，那里有许多钩镰靠在牆上，他把钩镰一一递给他们，谁先上来，就先给谁；然后我们全体出发，庄严地，肃静地，走进村街，走入恬静的下午晴爽的阳光之中，这时正开始转入黄昏时分。从我们听到新传来的歌声起，没有一个人说过任何一句话，只有一次，在我们走出大门的时候，那个唱歌的人拍拍我的肩说：

“老哥，我刚才说过，罗宾汉定然会邀请约翰·保尔到我们这儿来，可不是真的吗？”

### 第三章

#### 他们在十字架前会师

我们走出去的时候，街上已挤满了相当多的人，脸都朝着那座十字架。那歌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正当我们张望的时候，我们看见一大群人转过了一个拐弯，穿越了一些果园和围场的篱笆而来，看起来，好象比我们这一村的人，武装得更加

完備，低沉的日光落在他們燦亮的鋼鐵武器之上，反射閃爍。那歌曲的詞句現在可以聽得出來了，在許多人聲之中，我可以辨別出威爾·葛利恩剛才跟我斗唱以及我對答的詞句；但是正当我在專心從樂聲中分辨歌詞的時候，從我們背後那個新造的白色的鐘樓里，突然叮噠地傳出了禮拜堂里的鐘聲，最初尖瀝急促，不多一會漸漸變成有節奏的諧鳴；在聽到第一聲的時候，從我們人堆里，掀起了一陣响亮的吶喊，那批新來的人高聲呼應着：“約翰·保爾已在叩鐘了！”於是我們往前擁擠，不多一會，我們全都聚集在十字架前，打成一片。

威爾·葛利恩善意地把我推挽上前，使我發覺我自己站在十字架最低的一級之上，他六呎長的高个子屹立在我的一旁。當我氣喘吁吁的時候，他吃吃作笑，並且說：

“那兒地位好，你可以聽得清，看得見，好小子。你的腹部以上還算高，但是其他部分並不見得；而且你的氣分多份不是挺好，倘使沒有我；你就可能擠在人群最稠密的中心，聽到的說話，要被坎德州人的大肚子阻隔得含糊不清，看見的東西很少，只有勞動人民毛茸茸的臂肘和油膩膩的魚鱗盔甲。別再俯首望着地上，好象見到了一只野兔子那麼一種神氣，而要耳目并用，靜聽好消息，帶回厄薩克斯去——或是帶回天上去！”

我對他露齒嘻笑，表示友好，卻一言不發；因為老實說，我在忙着耳目并用，就象他要我做到的那樣。從人群中，掀起了一片嘈嘈的交談聲，夾雜在有規律的抑揚頓挫的鐘聲中。在那時，鐘聲好象很遠，又好象並不是有人在用手搖動，而簡直就是許多有生命的動物，正在自覺自願地發出声响來。

我向四周圍望了一下，看出了跟我們并在一起的新來的人必定是一支正規的武裝部隊；他們全都揹着盾牌，很少人身邊沒有佩帶利劍。有些人帶着弓弩，有些帶着“刀鎗劍戟”——就是些鈎鏟、長柄大斧，或者尖頭長矛。而且，不象我們村上的人，他們都有護身裝甲。大多數人頭上戴着鋼帽，有些身上披着鎧甲，大抵是一種“魚鱗甲”，或是一件鎧衣，中間用鐵片或兽角片縫起來的；有些人的臂上或大腿上還有鋼質的或是鋼和革交綴的復片。他們之中，有幾個人騎着馬，他們的馬都是骨骼粗大、頭部成錘狀的牲畜，看起來好象是從犁鋤上或鐵車上卸下來，但是騎馬的人都是充分地裝配着鋼鐵的鎧甲，頭上、腿上、臂上，滿身皆是。在騎士們的中間，我注意到一個人，就是在我初醒過來時候騎馬經我身旁的那一個；但是目前他好象是一個囚徒，因為他頭上戴的，不是他原有的盜兜，而是一頂羊毛的頭巾，手裡並沒有攜帶着鈎鏟、利劍，或是匕首。他好象毫不凋促不安，對着站在他身旁的人們，還是有說有笑。

在擠做一團的人群頭部的上面，目前正在朝着十字架緩緩地推進，是一面旗幟，高舉在一根頂端釘着一個十字架的竿子上，旗上有一幅畫，一男一女，穿着兽皮，半身袒露，他們背後是青蔥的樹木，那個男人握着一柄鏟子，那個女人拿着一支卷綫杆和一只紡車軸，畫得相當粗略，但是頗有生氣，很有意義；在這幅原始時代人類同大自然初次挑戰的象徵畫的下面，寫着這兩行文字：

當亞當還在耕地，夏娃還在紡績，  
那時候，有誰是紳士？

那面旗帜向前而来，穿过挤做一团的人群（这时大家两边分散，让旗帜通过），终于到了我们站着的地方，那个执旗的人旋转身子，面对大众，站定在十字架第一级之上，在我身旁。

有一个人跟随在他后面，穿着一件深棕色粗糙的毛织品长袍，束着一条绳子，绳子上挂着两串念佛珠（就是今天我们称做记数珠的），还有一本书放在袋里。那个人身材高大，骨格魁梧，他那做牧师的光头上，围绕着一圈深黑色的头发；他的鼻子特别大，但轮廓分明，鼻孔宽阔；他那刮得精光的脸上，露出一条略长的上唇和一个阔大而钝角的下颚；他的嘴很阔，上下唇坚定地紧闭着；他的面容本没有什么惹人注意之处，但是他那青灰色的眼睛，睁得相当开，有时候，露出慈祥的微笑，使他整个面容显得神采奕奕，有时候，凝滞严峻，有时候，目不转睛，好象正在凝视着远处一件什么东西，那就是诗人或者热心家惯有的目光。

他缓缓地踱上了十字架的梯级，立定在顶上一层，一只手扶在栏杆之上，一阵阵呐喊之声从人群中爆发出来。等到呐喊渐渐地平息下去，人声寂静的時候，那些鐘还在悠悠地譜鳴，音調很遙遠，一些長翼灰褐的飛燕，不因人群廬集而受到驚吓，環繞着十字架翱翔回旋，發出撒野的尖鳴；那個人安靜地站立了一會兒，注視着人群，或者說得更恰當一點，對着人群中的人，先看看這個，再看看那個，好象他在揣摹那一個人正在轉些什么念頭，或者他所能勝任的是什麼。有些時候，他觸見了一兩個人的視線，慈祥的微笑就泛上了他的臉部，但是笑容從臉上消失的時候，象是一個心事重重的人，又會陷入嚴峻愁悶的神色。

但是約翰·保爾才登上梯級的時候，一個小伙子受了一個人的吩咐，奔去阻止打鐘的人，因此，不多一會，鐘聲完全寂止，在人們的心上，遺下了一種空虛甚至失望的意識，當一個人聽慣而又覺得悅耳的聲音驀地沉寂的時候，往往會引起這種感覺。但是到了這個時候，大家普遍地湧起了一種殷切的期望，鴉雀無聲，每一個人都全神貫注地直望着那個黑蒼蒼的形体；這時候，他正筆直地站在高聳着的白色十字架杠杆之旁，伸出雙手，一隻手掌復在另一隻手掌之上。至於我，在我準備傾聽的時候，我心靈上感到一種從來沒有感到過的歡欣。

#### 第四章

#### 約翰·保爾的呼吁

現在我聽到約翰·保爾的發言了——聽他怎樣提高了嗓子說：“呵！你們全體善良的老百姓！我是上帝派遣下來的牧師，在我一天的工作之中，我想起應該告訴你們，你們該做的是什麼，你們不該做的又是什麼，我就為了這個緣故，特地到這兒來；但是，我首先要說，假如我對這兒任何一個人有什麼對不起的地方，那末請他直說出來，我在什麼事情上對不起他，使我可以當面向他請求寬恕，請求憐憫。”

當他說話的時候，擠做一團的人群中，鬧哄哄地響起了一片表示親善的聲音。接着他就微笑，似乎有一種自豪的心情，又說道：

“只不過在三天以前，你們把我從大主教的監獄里，救了出來，那時候，你們焚燒了大主教的住宅，只當是點燃坎德伯

雷大教堂的灯烛,为的是什麼;那就是要我對你們講話,為你們祈禱;因此,我不願保持緘默,不管我以前所做是有害的,還是有益的。在這裏頭,各位善良的同志們,我的真正的弟兄們,我要求你們聽從我;假如這兒有那樣的人——我很知道這樣的人免不了有幾個,也許還很多,對他們的鄉親,曾有盜竊掠奪的行為(而富人却說“誰配稱是我的鄉親?”)或者是些好色之徒,或者是些惡毒地仇視別人的人,或者是些搬弄是非的人,或者是諂富欺貧的人(這是最可惡的一類)——啊!可憐的弟兄們,你們已經走入歧途,我沒有話對你們好說,回轉家去獨自懺悔,免得妨礙我們偉大的事業,而寧願說,到曠野里來,當眾懺悔。多少日子以來,你們都是些笨伯,但是現在聽我對你們說,我要使你們有智慧,勝過世界上一切的智慧;假如你們在智慧之中喪失生命,就象上帝所知道的,你們很可能有這種遭遇,因為你們往原野上去,所負荷的是利劍,而不是雛菊,是矛鎗,而不是葦草,到了那個時候,儘管旁人稱你們已死,你們將會成為萬物中有活力的智慧里的主要部分,也正就是支撐世間樂土的砥柱所用的磐石。

“當然,你們曾經聽說,你們應該在今世好好做人,那未來世才可以永遠享福;因此,你們要好好做人,來爭取你們在世界上以及在天國里的酬報;因為我對你們說,世界和天國不是兩件東西,而是一件東西;而且這件東西,你們都熟悉,你們每一個人是其中的一分子,那就是聖教會,聖教會的命脈生存在你們每一個人之中,除非你們把它戕害。當然,弟兄們,你們之中有誰願意殘殺教會,而走出去做一個漂泊孤獨的人,就象戕害胞弟的骸陰那樣?啊,兄弟們,做一個被教會放逐的人,

那才是多么恶劣的厄运，没有一个人爱怜你，同你交谈，更没有什么友谊！老实说，兄弟们，友谊就是天国，缺乏友谊就是地狱：友谊就是生命，缺乏友谊就是死亡：你们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就因为对人类的友谊，更因为这友谊中含着的生命，而才去做的，这种生命要继续生存下去，永不泯灭，你们每一个人将是其中的一分子，而另外还有许多人在世界上的生命却将从世界上衰落消灭。

“因此，我嘱咐你们，不要居留在地狱之中，而要生存在天国之中，或者假定必须的话，就生存在世界之上，因为世界就是天国的一部分，而且老实说，并不是骯髒的一部分。

“当然，谁在地狱中醒悟过来，发觉他的心直往下沉，就会回忆到在这个世界上所过的欢乐的日子，那时候，如果他的心直往下沉，他怎样还可以向他的朋友呼号乞援，不论那个人是他的妻室，或是他的儿子，或是他的弟兄，或是他的教亲，或是他结义的战友，怎样听到了他的呼号，走了过来，他们在阳光普照之下相对唏嘘，直到最后，他们又相对嬉笑，彼此间只剩些微的伤感罢了。这样的事，他在地狱之中将会怀念不忘，将会呼号他的朋友来给他帮助，将会发觉在那里没有什么援助，因为那里没有什么友谊，每个人只顾他自己。所以，我告诉你们，那个傲慢、恶狠狠的富人早已墮入了地狱，纵然他还不自省悟，因为他没有一个朋友；象他这样一个铁石心肠的人，逢到悲慟，将会想起友谊来，而要不了多久，他的悲慟仅会留下一樁悲慟的故事——在他生命之中，根本不知道罪惡是什么东西，这只是一种无关得失的变迁罢了。”

他中断了片刻；确实的，他的嗓子低沉下去，已有好些时



候了，但是声音依旧那么清晰，夏天晚上是那么柔和幽静，人们又是不作一声，所以每一个字听得清楚。他停止说话的时候，把眼睛往下看着那挤做一团的人群，因为好些时候，他的眼睛只远远地望向夏天蔚蓝的天涯。这个人的慈祥的眼睛看见了一幅奇特的情景，就在他面前挤做一团的人群，到了这个时候，有许多人的眼睛已是含着泪水，有些人毫不顾忌自己黑苍苍的胡须，老实不客气地啜泣出声，同时所有的人都有一种神态，好象自觉羞赧，却不愿旁人看出他们怎样深刻地受到感动——他们这个民族在情绪剧烈波动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脾气。我对我身旁的威尔·葛利恩看了一下：他的右手把弓弩捏得那么紧，连拳骨的皮肤变得惨白无色；他正在向前瞪目直瞪，泪水从眼睛里淌了出来，流下了他高大的鼻子，好象他不能自主似的，因为他的面容一直呆滞不变，直到触见了我的视线，他的脸就皱成非常古怪的表情：双眉紧蹙，涕泪盈眶，嘴唇边泛着微笑，同时用他的左肘在我的肋骨上重重地撞了一拳，虽然，要是没有挤做一团的人群，很可能把我一击倒地，而我只当自己是一个乡绅，给人用剑背在肩膀上轻轻一拍，就变成了一位爵士。

但是当我心里正在盘算这许多问题的时候，想到人们怎样发动斗争，怎样失败，他们虽然失败，他们的宗旨怎样仍会实现，只是实现的时候，结果跟他们原来的宗旨并不完全相同，而其他人们必须以另一个名义为他们的宗旨继续斗争，——当我正在盘算这一切的时候，约翰·保尔又开始说话了，嗓子还是柔和清晰，同刚才中断以前一般无二。

“善良的同志们，承你们的盛情，你们的好意，三天前，把

我从大主教的監獄里，救了出來，雖然上帝明知，你們這種舉動一點也不會贏得什麼好處，只會遭受到放逐和絞決；然而在你們走近我身旁之前，在我和坎德伯雷大街之間，還擋着一道堅厚的壁壘，在獄卒、侍衛和地保們之前，我並不感到缺少你們的友誼。

“因為，所啊！我的朋友們，我的幫手們；許多天以前，還在四月的初旬，我躺在那兒，拿定主意，為了人類的友誼，為了天上諸聖天使間的友誼，為了今世和未來，我要忍受一切磨難，而我這顆心，雖然我的心弦已是扣得象強弩那麼緊張，却在逐漸衰弱，以致我躺在那兒，渴想着青蔥的田疇，山楂的花叢，在稻麥上鳴囀飛翔的百靈鳥，圍坐在酒館里條凳上善良同志們的閑談，小孩子們的咿啞學語，大路上拖車的馬隊以及田野里的牲畜，世界上的一切生靈；而我呢，始終孤另另地，遠離着我的朋友，在敵人的掌握中，受盡侮辱、嘲弄，又凍又餓、奄奄一息；我的心多麼虛弱，縱然我在渴想着這一切，而我無從看見它們，所知道的只是他們的名字罷了，我渴想離開那兒，想得那麼厲害，使我自怨自艾，因為以前我也曾表現得很好過；所以我對自己譴責說：

“當然，假若你以前守口如瓶，你可能變成一尊人物，縱然僅是市鎮里的一個牧師，只是讓許多窮人得到安慰。那末，你隨時隨地可以讓赤膊的人穿上衣服，讓枵腹的人得到飲食，對許多人給予援助，人們將會稱道你，並且說你這樣為自己打算是對的；而這一切，你都喪失了，因為你對於某某一個大人物，不肯隨時隨地敷衍一言半語，在殘殺、罪惡和沒有惻隱心的環境中，絲毫不肯熟視無睹；到了現在，你就一無所有，無依無

靠，而用来縊死你的大麻已經播種、培植、梳理、編結——瞧吧！你絞台上的繩索已在那兒了！——什么都完了，什么都完了。

“當然，我的朋友們，在我軟弱的心境中，我就這樣想，這樣悲慟，雖然我這種意志薄弱的幻想是有罪的，我並沒有做教會同盟的叛徒。

“可是，當然，當我開始思量到一切舒適和援助，我所能給予人家的，和我所能受到的，只要我略微效學一只搖尾乞食的馴犬，在修道院長、主教、勳爵和地保面前，能夠奴顏婢膝，在這時候，我就想到了世界上的罪惡，正是我，約翰·保爾，一個渾蛋、一個庸俗無能的牧師，為了天上諸聖和世上窮人的同盟，一向跟這些罪惡作着搏鬥抗衡。

“對啦！當然，象從前一樣，我再一次看到了貴人蹂躪平民，強者鞭策弱者，殘酷的人肆無忌憚，仁慈的人不敢申訴，明智的人漠不關心；天上諸聖隱忍不言，而却囑咐我不要隱忍。當然，我再一次体会到，一個人能夠拿真誠的友誼對待人，那末，就為了這友誼的緣故，他不會失意，縱使今天他好象有些失意的樣子，而在未來的日子裡，他和他的功績定然仍會永生，人們受到了鼓舞，繼續奮鬥，再接再厲；即使這一點兒也算不了多少，然而奮鬥確是我的樂趣，也是我的生活。

“因此，我重又振作做人，站了起來，在監獄之中，拖着我的腳鐐，勉力地走來走去，興奮的言詞涌上了我的嘴邊，就象今天我們所歌唱的那種，我把那些話剛勇地歌唱出來，就象剛才我們歌唱時那末樣；然後我休息，再一次想到了那些可愛的田疇，我想去的地方，還想到了田疇里一切人畜的活力，我對

自己說，在我死亡之前，我定要再一次見見它們，就是只有一次也是好的。

“當然，這很古怪，先前我渴想它們而見不到它們，如今我這渴想的情緒已漸漸平淡下去，而我的幻象倒反而鮮明起來，我好象看見監獄的壁壘對我豁然洞開，我走出去到了坎德伯雷大街之上，在四月里青蔥的草地之間；而且同我在一起的，又有我先前認識而已過世的人們，以及現在活着的人們。對啦，世上和天上加入同盟的一切人們；對啦！就是今天在這兒的一切人們。要講完這些以及過去的時間，這故事只怕嫌太長了。

“所以從那時候起，我挨過那些日子，不再那麼垂頭喪氣，直到那一天，監獄真正開放了，而且又在白晝，你們都來了，我的同志們，立在門口——你們笑容可掬，你們的心里滿懷希望、輕鬆愉快，而你們的手因怒火而沉重有力；那時候，我看到，而且了解應該做的是什麼。所以，現在你們該了解了把！”

當他說出最後那幾句話，並且對着眾人揮開雙手的時候，他的嗓子改變了，變得異乎尋常地宏亮；我覺察到那些人所有一切忸怩懦怯的情緒，都逐漸在減退，而另有一種單純的大丈夫熱烈的气魄貫穿在他們英國民族的忸怩而頑強的性格之中，光芒四射，他們的确受了感動，看清了擺在他們面前的光明大道。然而沒有人說一句話，人們的緘默反而更深了。這時候，太陽的光綫逐漸西斜，它更顯得金黃燦爛了，飛燕們回翔上下，叫得更尖銳，更清越。

於是約翰·保爾又開口說：“老實說，我相信你們不比我  
知道得少，該做的是什麼——首先我們一定要做一點兒事——  
因為一個孤獨的人或是禁錮的人，只能夢想友誼，但是——一個有

了友誼的人應該尽力做事，不該凭空夢想。

“还有一点，你們知道誰是敵人，他就是那个傲慢的人，欺压別人的人，他蔑視友誼，自成天地，既不需要人家的援助，也不援助人家，毫不遵守法律，而把法律束縛在別人身上，就因为他有錢；当然，每一个富有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也不可能是別样一个人。

“当然，在每一个富人的心里，盤踞着一个地獄里的惡魔，有时这个人想把他的家財分給穷人，但是他心里的惡魔反对他这种举动，对他說：‘假使你那么願意去做穷人中的一分子，象他們那么忍受飢寒，忍受侮辱，那末，你不妨把家財分給他們，不必留为己有。’有时他想要对人表示怜悯，那个惡魔又对他說：‘假使你理睬这班无賴，對他們露出同情的嘴臉，把他們認做是人类，那末，他們就要瞧你不起，禍殃就要来临，甚至有一天，他們洞悉了你仅是象他們一样，就要攻击你，杀害你。’

“啊！那才是一个惡时辰啊！因为他常會說老實話，这就是惡魔的憤技，借着赤裸裸的真理，他好捏造出花言巧語的謊話；而事实呢，穷人把富人認做与己不同，命份該做他的主人，好象千真万确地穷人是从亞当傳下来的，而富人是从造亞当的人——就是上帝——傳下来的；因此，穷人欺压穷人，为了害怕欺压他們的人。你們可不是这样的人，弟兄們；否則你們为什么披着甲冑，集合在这儿，邀請大家作証，你們是同一父母的亲生儿女，都是从土地中誕生出来的嗎？”

当他說出这几句話的时候，从人群中的武器堆里，发出一陣騷动的响声，他們在十字架的周圍，更紧紧的挤成一团，却依旧克制着呐喊，而这呐喊好象正在他們的胸怀里汹涌震蕩。

然后他又說：

“当然，在这个国境里，有着太多的有錢人；縱使只有一个有錢人，这样一个还是多余的，因为其他一切的人都要变成他的奴隶。那末，听啊！你們坎德的人們。我留住你們听我說話，也許太長久了；但是我对你們的情感使我約束不住自己，何况一个人能对他長期沒有会見的朋友和同志們嘮叨說話，又是多么快乐。

“現在，听啊！我囑咐你們：对于这班吞食全国民脂民膏的富人們，总有那样一天来临，到了那个时候，因为他們所搜刮的人，就是那些穷人，仿佛比从前更穷了，他們的怨言升到天上去，也比从前更响亮了；如果說，就在这些时候，穷人間相互的友誼往往更会加强，那也并非是什么不可能的謎語，因为否則就沒有人会听到他的呼号。也就在这些时候，那富人变得胆战心惊，因而越来越殘酷，人們却把这种殘酷，錯認为威力和权勢的加强，当然，你們的力量，比你們的祖先更壯大，因为你們比他們更痛苦，万一你們淪为馬，淪为猪，你們的痛苦一定还没有这么厉害；那末，当然，你們更有力量去忍受；但是你們要記住，你們有力量，不是为了忍受，而是为了实干。

“你們可知道，在这样一个晴爽的节日的前夕，我們来到你們这儿，为的是什麼？你們可知道，我对你們講了这許多关于友誼的話，为的又是什麼？对啦，当然，我猜想你們知道得很清楚，那是为了这个緣故，就是：要使你們考慮到你們和厄薩克斯人們的友誼。”

他最后一句話打开了久已藏在众人心里的呼声，当这呼声冲破了高地上乡村的沉寂的时候，它是多么宏亮，多么凶

猛。但是約翰·保尔把手高高举起，那呐喊只有一声，就不再听见了。

于是他又说：

“坎德的人们，我很知道，你们的处境不见得象别州人那么困苦，只为先前你们有过好的朕兆，就是在那一天，正当威廉公爵从森勒克凄凉的战场上，带着钩镰和弓弩，往伦敦而去的时候，你们在叶茂枝繁象屏藩般的树丛后面遇见了他；但是我已讲过友谊，你们又已听到并且知晓圣教会是什么，凭了这一点，你们该知道，你们和天上诸圣，以及和厄萨克斯州可怜的人们，都是同盟者；正象有一天，诸圣要召唤你们去参加天国的欢宴，现在，可怜的人们在召唤你们去参加战争。

“坎德的人们，你们居住在这儿，何等安适，你们的房屋是用坚固的橡木横梁构造的，你们耕种着你们自有的田地，除非某一个恶毒的律师，用他詐欺訛騙的羊皮紙上的条文以及伪造出来的鬼把戏的习惯法，把你们的田地抢了去；但是在厄萨克斯，他们都是厮役佃农，而且他们的生活还要恶化下去，地主们发誓说，在一年以内，厄萨克斯的牛马要获得自由，而男人和女人将要充当牲口，拖拉耕犁；东部地区里北方的人们居住在破陋的房子里，围篱是用芦苇搅了泥土编絮的，东北风从远处沼地上呼呼地吹进屋子；他们的穷才真是穷；那儿，谁逃过了地主的手，可逃不了地保的勒索榨取，谁能从地保手里疏漏出来，又会遭到东方的商販宰割；然而这些人是刚强的，英勇的，是你们真正的弟兄们。

“可是，要是这儿竟有人那么卑鄙，把这认做是一件小事，就让他留心看着，如果现在这些人的颈子在轭架底下受

苦，那末，不久以后，坎德也要在軛架底下汗流浹背；你們將要喪失田畝、園場、林地，在你們自己的屋子里，變成奴仆；你們的儿子變成地主們的小廝，你們的女儿變成他們的情婦，你們敢說一言半語大胆的話，那個代價就是無數的鞭痕，你們敢做一件耿直不阿的事，那個代價就是從絞台上懸空吊起來。

“你們也該仔細想一想，你們打交道的人不再是威廉公爵，他雖然是一個篡奪者，一個暴虐的統治者，却還不失為一個穩重的人，一個明智的戰士，但是現在這些人真是殘酷而且剛愎任性，對啦，他們是惡賊和笨伯合而為一——你們必須把他們的頭顱埋葬在塵埃之中。”

本來又要掀動一陣吶喊了，但是他熱情的嗓子提得比前更高，抑制了吶喊，說下去道：

“到了這班人消滅之後，那時候該怎樣？你們缺少了主人之後，還會缺少旁的東西嗎？你們不再會缺少你們所耕種的田疇，也不會缺少你們所建築的房屋，也不會缺少你們所紡織的布疋，所有這些都會是你們的，以及凡是土壤產生出來而是你們需要的一切東西；到那時候，再沒有人為別人芟除莽莽的野草，同時他自己的母牛也不再會骨瘦如柴，誰播了種，誰就可以刈割，那刈割的人，就可以在友誼的氣氛中，享受他在友誼的氣氛中收穫的稻粱；誰建築了房屋，誰可以居住在裡面，和他自願招來的人住在一起；積谷倉里將要堆貯着收穫中什一的稻麥，在青黃不接的季節，以及八月里急雨淹沒了稻捆的時候，人們還有糧食可吃；所有的人不再需要錢幣，不再需要計值論價。那末，人們將要虔誠地、暢快地歡度教會的節日，身體安康，心神恬逸。人們將會互助，天上諸聖將會愉悅，因



为人们不再会互相猜忌；那鄙吝的人将会自觉羞赧，把鄙吝之心隐匿遮掩，直到这种心情完全消失，他就不再是一个鄙吝的人；同情之心，将会在天国之中，世界之上，树立起来。”

## 第五章

### 他们听到战争的消息，整装待发

他停下来的时候，好象还有旁的話要說；据我猜想，他一定要对我们講几句话，說明会师的地方在哪儿，我們的軍隊該从那个地方往哪儿去；因为現在对我已很清楚，这一群人只是一支軍隊中的一个队伍罢了。不过在約翰·保尔从十字架上重新說話之前，发生了很多事，那是这样的。

一会儿以前，挤做一团的人群发出了最后一声的呐喊，接着就是一片沉寂，我自信听到从远处傳來一陣輕微尖銳的声响，大概在十字架的北面，这声响，我觉得不象是一个人或是任何牲畜的呼嘯，倒象是喇叭或是号角的声音。威尔·葛利恩好象也已听到，因为他把头敏捷地旋轉过去，然后旋轉过来，对着挤做一团的人群，炯炯地張望，好象在企图吸引某一个人的注意。有一个很高大的人，立在騎在馬上的囚徒的旁边，靠近人群的外围，握着囚徒的繮轡。这个人全副武裝，我看見他抬起头来，对那个囚徒說了几句話，囚徒俯下身軀，好象也对他耳語。那个高大的人点头示意，那个囚徒跨下馬背，那匹馬比这个队伍里的其他馬匹，腿脛更匀正，骨骼更丰碩，那个高大的人把他从人群中悄悄地領开，稍稍走了一段路程，再把他扶上馬背，策馬向北，疾馳而去。

威尔·葛利恩对这一切凝神注视，当那个人策马而去的时候，他笑逐颜开，象是一个心满意足的人，认为一切正在顺利进行，然后又镇静下来，倾听牧师说话。

但是这一次约翰·保尔停止了讲话之后，又来了一声呐喊，跟着是一阵嗡嗡之声，表示兴奋的欢乐和希望，然后又是一片沉寂，当那牧师准备重新讲话的时候，他顿了一下，把头转向风向，好象听到了什么响声，我确乎也曾听到，也许人群中每一个人都听到，虽然并不太响，但在明爽恬静的夜晚，声音传得很远。那是马蹄得得之声，沿着绿草如茵高地上的大道，缓步跑来；我确知那就是那个高大的人带着好消息回来，而且大意是什么，我也很能猜到。

我抬起头来看看威尔·葛利恩的脸容，他正在微笑，恰象一个心满意足的人，他一面对我点头，一面轻轻地对我说：“对啦，今天晚上，我们会不会见到白雁军的羽旄临空飞舞呢？”

但是约翰·保尔提高了嗓子，从十字架上喊道：“你们注意听着远路带来的消息吧，同志们！你们大家团结起来，注意你们的配备；可是别慌，因为这不会是一件什么严重的事。我确实知道，在坎德伯雷和京斯顿之间，没有多少武装力量。因为地主们正在守望着泰晤士河的北岸，注意滑特·泰欧勒和他部下的行动。可是，那很好，那很好！”

人群分散开来，让宽了一些，人们在里面往来移动，有些束紧腰带，有些把身旁的武器拉到右手更易抓得着的地位，带着弓箭的人扣紧弓弦。

威尔·葛利恩开始连手带足地扳弯弓弦，那是他随身所带的一面美观的紫杉木大弓，擦得光泽可鉴，两端镶着光润的

牛角；把它挽开，仿佛并不多么用劲；然后他伸手翻过他的肩头，拉出一支長箭，平滑、洁白、均匀美好，一端是一个有倒刺的铁箭头，另一端是一个牛角弧口和三根挺硬的鹅毛管。他把箭夹在右手的大拇指和指头之间，立在那儿，脸上露出沉思的神气，他拿在手里的是从来一个壮勇的人曾经拿过的最可怕的一种武器，就是那英国式的長弓和全长三呎的長箭。

但是在那个时候，马蹄踢踏之声越来越近，不多一会，从大道拐角的果园之中，突然出现我们那个身子修长的朋友，他的脸被将近西沉的阳光照得通红。当他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他挥舞右手，唱出歌声，“钩镰和弓弩呀！钩镰和弓弩呀！”全体人群转脸向他，掀起一阵宏亮的呐喊。

在人群的外围，他勒住马缰，提高了嗓子说话，好使大家都能听到：

“同志们，这是好消息；正当我们的牧师对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远处的号角；因此我要那个被我们俘虏的侍卫——他现在是跟我们一起作战的同志了——要求他告诉我，在远处什么地方，敌人正在集合，他们是些什么样人；他告诉我，这多半是约翰·牛顿爵士从罗契斯德城堡里出动了；或者，可能是那个州长同雷甫·霍伯敦在一起；因此我就朝着鹿口的方向，策马前行，尽力奔驰，同时小心翼翼，那是有必要的，因为正当我穿越一个小树林的时候，就在鹿口和公会广场之间，在广场的那一边，我望见钢铁的一道闪光，瞧呀！广场上一支军队，一面三角旗，上面绘着雷甫·霍伯敦的番号，那是蓝底之上三条银鱼；还有一面三角旗上绘着州长的番号，那是一棵绿树；另外一面三角旗上绘着三头赭红的母牛，是谁

的番号，我却不知道。

“我把馬拴住在树林的中央，我自己沿着堤岸匍匐前行，要想多看見一点，多少听到一点；我听不到什么话来告訴你們，除了有的时候，一个偉岸的爵士对着六七个人在講話，多少說了几句，其中听得到的字句就是倫敦、尼古拉·勃浪斐、理查王等等；但是我看出士卒和侍卫大約有一百名，弓弩并不怎么多，只是外国式的石弓約莫有五十左右；其次还有奴仆們、警卒們、馬弁等这类人大概有三百名，全副武裝，都是些精銳的兵士。当然，各位庄主們，我在那儿才只片刻，就听到那个偉岸的爵士中止了他的說話，吩咐乐队吹打起来，他說，‘讓我們去瞧瞧这班佃农吧’；同时，那些人开始集合，排成整齐的队形，他們的臉对着我們这个方向；当然，我奔到馬匹旁边，把它牵出树林的那一边，然后放上鞍座，立刻离开，沿着草色青青的大道；我既沒有被人发觉，也沒人来追赶。所以，請你們注意这一点，各位庄主們，这班人就要来同我們談判了；也用不着太慌忙，只要稍微帶紧一些；因为在二三十分钟以内，还有更多的消息会来的。”

到了此刻，一个武裝最完备的人已經钻过人群，站在十字架上約翰·保尔的身旁。那个長人說完之后，就有一陣嘈杂的談話声。然后那堆人漸漸自动地展拓开来，卻并沒有一点混乱；弓弩手向着外圍互相挨攏，鈎鐮手排列在他們背后。威尔·葛利恩依旧立在我的身旁，握着我的臂膀，好象他已知道我們两人要往哪儿去。

“同志們，”那个隊長从十字架上喊着說，“这一場交战多份不会延續到一天之久，除非你們挤作一团，讓他們石弓手的

矢鏃射过来，讓他們士卒的矛头戳刺进来。赶快走到屋旁場圃的邊緣去，散布开来，彼此之間相隔六呎，你們弓弩手們，从籬笆上面射放矢箭，你們拿枪杆的，把头藏在籬笆的下面，否則，籬笆虽然厚实，只怕矢鏃也会钻进来的。”

他說这些話的时候，露齿微笑，人群中发出一片笑声，就算他講了一句更有趣味的笑話，也不过博得这么多的笑声而已。

于是他大声喊叫：“霍勃·賴埃德、雷甫·渥特、約翰·派格德、还有你——威尔·葛利恩，你們出动，排列在箭程；还有你，尼古拉·渥岱欧，听我賈克·史屈劳的調遣，指揮刀枪手；裁縫格利高雷和文書約翰，你們既然穿着坎德伯雷地保的武裝，华丽美观，从远处就能望到你們的光彩，你們拿着旗帜往公路上去，两旁的弓弩手会护卫你們；但是矢鏃一开始向你們的方向飞集的时候，好小子們，赶快跳过籬笆回来！大家留神，善良的同志們，我們的任务就是截断公路，不讓他們在那时候突破我們的側翼；所以一半到公路的右边，一半到左边。要射得笔直，射得有勁，別作声，免得多透一口气；讓弓弦扳射的声音替你們鼓噪！你們要注意！別以为你們的身子掩盖在树木底下，就算丧失了大丈夫的气概；因为我們是認識真理的人，每一个抵得上一百个那班傲慢的笨伯。赶上前去，好小子們，讓他們看看白雁的两翼之間掩藏些什么！請你在这儿等着我們，約翰·保尔兄弟。要是你願意的話，請你为我們祈禱；只是講到我呢，縱使上帝不来庇佑我賈克·史屈劳，象我賈克·史屈劳願意为上帝出力那样——假如易地以外的話——我也願不得什么了。”

“对啦，当然，”那个牧师说，“我要在这儿等候你们，同志们，假如你们生还的话；万一你们不再回来，我就在这儿等候敌人。出动吧，同盟的福佑跟着你们一路去。”

于是，賈克·史屈勞就从十字架上跳了下来，全体人马就此出发，不喧嘩，不慌忙，外表看起来冷靜地、从容地。威尔·葛利恩拉着我的手一路走，好象我是一个小孩子似的，但是他不作一声，因为，当然，他全神貫注在冲鋒陷陣。我們一起約莫有四百个人；但是我心里在思忖，要不是占着地形上的优势，我們面临敵軍，准要失利，这一点，裁縫格利高雷早已告訴过我們了；因为我还从沒有看見过全長三呎的長箭的发射呢。

我們两人和我們队伍里約莫一半以上的人轉进大道左边的一排果园，落日平低的光綫滲过了果树，照耀鮮明。其他的人占領了大道右边的地位。我們尽量靠近大道，穿越了所有的圍場，直到最后那一个，在那儿，我們被一道籬笆和一条堤岸攔住了，外面拓开着一片曠闊几乎全无树木的空地，不是什么耕地，象那个圍場的另一边那样，而是一片牧場，区鎮里常有的那一种放馬牧羊的公地。一条小河繞回在这地面之中，随处有几支疏疏的楊柳；在这炎夏潮落的时候，河里只有一泓淺流，但是河流的水道很容易辨認，因为沿着河床，生長着許許多多深濃青綠的芦葦。鵝群在这淺溪附近的周圍懶洋洋地蹣跚遊蕩，一群母牛，由鎮里的公牛陪伴着，正在靜悄悄地嚼草，它們的头朝着同一方向；同时还有六七头犢牛并肩迈行，互相靠攏，象一小队兵士，它們的小尾巴活象按着一定的拍子，搖搖擺擺，驅散蠅虻，而蠅虻确实是够多的。三四个男女孩子們正在溜躑閑逛，似乎象，又似乎不象是在照料那些牲

畜。当我们拥进那最后一个围场的时候，他们抬起头来对我们注视，慢吞吞地朝着乡村走去。并没有什么看起来象有战争；然而空气中震荡着战争的喧嚣；因为现在我们已听到敌军马蹄践踏的声响，对着我们的方向而来，好象远处隆隆的雷鸣，声音一会儿比一会儿响起来；我们转正身子，面临他们，不迟不早。贾克·史屈劳是在大道上我们这一边，做了几个手势，说了一两句话，他把部下的人排好了地位。六个弓弩手排在沿着大道的篱笆边，在那儿，亚当和夏娃的旗帜飘扬在苹果树青灰色的叶瓣之上，向来人挑衅；至于钩镰手们，他也留住了好几个，万一敌人要想用马队冲袭过来，就好防守大道。这条大道，不是一条罗马大道，就象你们所记得的，不很象你们所习见的坚实平坦的乡下道路；不过是一条足跡踏成的蹊徑，在篱笆和田疇之間，一部分长着芳草，車轍形成了許多深陷的凹槽，在夏季干涸的时候，晒得非常坚硬。在大道的那一边，有一堆束薪和零碎的本段，我们的战士们攀上柴堆，开始工作，用木椿堵截了大道，准备一場剧烈的防御战，抵擋敌人的馬队。

大道本身上还发生过旁的什么，我没有多大工夫去注意了，因为我们的弓弩手已經順着篱笆散布开来——篱笆面临着放牧场——，每两个人之間留出約莫六呎的地步；其余的钩镰手跟着弓弩手一路去，一群一群地順着他們的防綫，停止脚步，每群五六个人，做好准备，倘使敌人在長箭掩护之下冲上前来，可以給弓弩手一臂之助，或者万一敌人闖进我們的側翼，可以补充防綫。我們面前的篱笆是插植树木的活籬。就在上一回二月份，已曾坚固地編紮过一次，现在还很牢壯結

实。树籬坐落在一道低岸上；再說，果园的地平綫要比田疇高出約莫三十呎，那条溝渠又要比地面低落約莫两呎。那片田地紆曲地兜繞过去，直到礼拜堂的外面，环行在乡村的周圍，約占全村圓周的四分之一，在田地的西端，就是靶子場，当我初进村街的时候，人們練过了射击，就从那儿回来的。

总的說来，对于象我这样一个全然不懂战争的人，那个地方看来似乎很可防守。我已說过，長人格利高雷刚才帶了消息回来的那条大道是往北的；那是它大体的方向；但是第一段路程差不多是偏东的，所以落日并不照在我們任何人眼睛之上，在威尔·葛利恩站定的地方，我同他在一起，日光差不多已到了我們的背后。

## 第六章

### 鎮梢的战役

我們的人各自站定地位，十分悠閑，十分冷靜，并沒停下了戏謔嬉笑。当我们沿着籬笆走上了大道的时候，領队的人們还从籬上低矮的橡树叢摘下树叶繁茂的柔枝，插在他們的帽子里、头巾里，作为一种行陣的标帜，还有两三个人帶着号角，以备吹号。

威尔·葛利恩站定的地位，距离賈克·史屈劳和鈎鏟手們的地方約莫三十碼，在两道籬笆的拐角，就是大道上的籬笆以及圍場和曠野之間的籬笆，他向左右望了一下，然后旋轉过来，对着左边那个人說道：

“伙計，你得注意，一听到号角的声响，別再多問，不管



誰向我們走近，你要照准他直射，射得有勁，直到你再聽見賈克·史屈勞或者我的命令。把這句話一路傳遞過去。”

然後他對我望着說：

“喂！厄薩克斯的小伙子，你最好立刻坐下，離遠一點兒。老實說，我真不知道為什麼帶你到這兒來。你要不要回到十字架那兒去，因為你不象是一個上過戰場的人？”

“不，”我說，“我要看看這個玩意兒。結果究竟會怎樣？”

“不會有怎樣的結果，”他說，“也許我們會斬掉一兩匹馬。既然你多半從沒有見過打仗，而我已經歷過幾回，我不妨告訴你，敵軍要是徒步的話，不會疾奔，那麼無論趕來干這玩意兒，或是逃回去，他們都奔不快；要是他們騎馬前來，那還會有什麼能夠擋得住我的長箭鑽進那只可憐畜生的身子里去嗎？但是你趕快在雛菊叢堆里躺下去，因為你那兒先會遭到射擊的。”

他一邊說話，一邊就脫卸了他的束帶和其他配備，以及他的外衣，做完之後，他把箭袋放在地上，把帶子纏上了腰，把斧頭和盾牌套上腰帶，把其他服飾挂在靠近我們背後第一棵樹上。然後他打開箭袋，抽出約莫兩打矢鏃，把它們插在靠近身旁的地上，隨手可取。凡是視線所及的弓弩手，大多數也是同樣做法。

當我對着那兒的房屋眺望的時候，我見到了三四個衣服鮮明的形体，在那兒走動，穿越了果園，不多一會，就認出原來都是女人，裝束得或多或少象玫瑰館里的那個姑娘，其中只有兩個人頭上戴着潔白的便帽。她們在那兒的任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每個人的腋下夾着一束箭。

其中一个人逡自走到威尔·葛利恩那边，我立刻看出她是他的女儿。她身材高大，体质壮健，头髮黝黑，象她父亲，略有几分姿色，当然称不上什么绝色的美人；但是父女俩碰面的时候，她眼里的笑意甚至比她口边的笑容更其动人，使她的脸蛋儿显得分外娇嫩、温顺，她的笑容勾起了她父亲回顾的笑脸，微妙地仿佛相似，引得我也带着友善和喜悦，莞尔而笑。

“唷，唷，娃娃，”他说，“你带了这么多的武器，是不是以为这儿会出现什么法国的克莱西战场吗？回家去吧，我的姑娘，把菜锅搁在火上；因为我们回得家来，就要用的，我和这位歌谣的作家。”

“不，”她说，对我和善地点点头，“既然这不会是什么克莱西，那末，可不可以让我留在这儿看看？——跟这位歌谣作家一样，因为他也并没有带着什么剑戟棍棒。”

“小乖乖，”他说，“赶快回家。这不过是一场小小的玩意儿，然而你还有可能会受伤的；相信我的话，总有那么一天，好孩子，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你，还有跟你一样的人，都是要执剑持棍的。在月光投下阴影之前，我们就可以回来了。”

她旋转身子，依依不捨，脸上还带一些泪痕，把一捆箭放在树脚，穿越果园，疾奔而去。我正要想说几句话，威尔·葛利恩把手举起，好象要我们大家静听什么。马蹄得得之声，在逐步逐步地迫近以后，突然停止，换上了一种唧唧嚷嚷的嘈杂的人声。

“躺下去，躲起来，好小子，”威尔·葛利恩说，“跳舞快要开始，不多一会，你就可以听到乐声了。”

果真，当我在贴近我所立之处的籬笆旁边卧倒下去的时

候，我就听到从大道上传来了弓弦的尖厉的飒飒之声，一，二，三，差不多没有什么参差先后，甚至还听到飞箭的飏飏之声，只是顷刻之间，就被对方嘈杂而又喧嚣威逼的呐喊之声遮盖住了，弓弦又在鏗鏘鳴响，这一次，接着还有从远处传来兵器相接的叮当之声，同时又有一个壯士情不自禁的呼号，跟他平日的腔調那么异致，使人因此猜测这就是临終的变态。然后暂时差不多全归沉寂；我們也不吹号角，虽然就在弓矢第一次发射的时候，六七个鈎镰手已經跳上了大道。但是，不多一会，传来了对方喇叭号角喧噪的怒吼，于是，正象湍激的秋濤，鋼鐵的兵器和鮮明的甲冑汹涌地冲进場地，面临我們，在他們散开行列襲击我陣左翼的时候，他們仍在吹着号角，放牧場上的牛群还在那儿安閑地嚼草，好象被这种突如其来的喧声吓坏了，翹起尾巴四处奔逃，咩咩地喘鳴；那只老公牛把头略微低垂，它頑强的腿脛坚定地佇立着，惡狠狠地叫噪；这时候，溪畔的鵝群逶迤浮泛，咯咯地乱叫；这一切，加上了面临着对方戎裝鮮明的行陣鼓噪出丧命就在眼前的威胁声，在我們看来，觉得那么离奇古怪，反使我們大部分人放声大笑，而威尔·葛利恩把头垂下，摹仿公牛的模样，学它那样低叫，使我們越发好笑。当他把箭头套上弧口的时候，他向我旋轉了身子說：

“但願他們走近五十步，偏是他們一步也不动。呵！賈克·史屈勞，我們可以放箭了嗎？”

他回过身来是因为他問的那个人此刻正靠近我們；他搖搖頭，一言不答，站着注視敌人的陣綫。

“別迟疑，他們就是那班家伙；沒有錯，賈克，”威尔·葛利恩說。

“是的，沒有錯，”他說，“但是，等一会儿；他們不會在公路上占領尺寸之地，而且他們兩個衛兵已經從我們的‘白羽毛’那兒得到了口信了。等着吧，因為他們還沒有跨過我們右邊的大道，多份還沒有發現我們左邊的同志們，他們正在那兒埋伏，等候他們。”

我對那個人目不轉睛地望着。他是一個身材高大、肌肉豐富、肩膀寬闊的壯士，披着一件漂亮的鋼甲，色澤鮮明，這當然不是為了一個普通自耕農而制的，但是在鎧甲的外面，他套上了一件普通麻布的罩衫，或者可以稱為一件寬大的短襖，就象田野里勞動人民現在所穿的，或是一向所穿的，在他的帽盔上他插的不是一支羽毛，而是一束小麥的秆莖。除了腰間佩着一支利劍以外，手里還執着一柄沉重的大斧，頸子上挂着一只準備高鳴的大號角。我得說明，據我所知，在那班憤怒而反抗的隊伍中，至少有三個人叫“賈克·史屈勞”，其中一個從厄薩克斯來的。

我們正在那兒靜等，每個弓弩手把羽箭套上弧口的時候，對方的陣綫里有了些動靜，不多一會，從那邊來了一個三人小隊，中間一個騎在馬背上，其餘兩個執着長柄的寶劍；三個人都用全付鎧甲密密地護着。他們略微走近的時候，我看得清楚，那個騎士穿着一件戰袍，罩在鎧甲的外面，綉着鮮艷的色彩，金地上配着一顆綠樹，他手里執着一只喇叭。

“他們來招降我們了，賈克，你願意讓他說話嗎？”威爾·葛利恩說。

“誰要他說什麼，”那個人說，“可是首先只要給他一個警告。我把号角一吹，立刻放箭！”

于是他走到籬畔，爬了过去，滯重地，因为他披着鎧甲，走出去十几碼路，立在場地上，那个騎在馬背上的人把喇叭放到嘴邊，一聲長號，然後拿起一卷文書放在手裡，做出要想宣讀的模樣；但是賈克·史屈勞提高了嗓子喊道：

“別那麼做，要不然就只有一死！我們這兒，用不到什麼惡毒的律師們和他們羊皮紙上的條文！趕快滾，回到差遣你來的人那兒去——”

但是那個人插嘴說，嗓子响亮而粗厲：

“呵！你們這班老百姓呀！你們糾眾持械，做什麼？”

於是賈克·史屈勞嚷道：

“笨伯先生，別說廢話，先听听我對你說的話；要不然，我們就立刻放箭。趕快滾，回到差遣你來的人那兒去，告訴他們，我們是坎德州的自由人民，正要往倫敦去，向理查王面奏，把他茫無所知的事告訴他；就是說，國境內某一種亂臣賊子，他們要把枷鎖套上我們的脖子，使我們淪為馬，淪為豬，那是他的皇權，也是他的本分，去照他信誓旦旦的諾言秉公處理，就是他在威斯敏斯德教堂承膺天祚的王座上舉行加冕搽油典禮時候的誓詞，去駁斥這班奸賊的妄語；要是他太懦弱，那末，我們就來幫助他；要是他不願做一國之主，那末，我們就請一個願意的人來，那就是天國君王的爱子。所以，現在，誰要敵視我們的正当使命，阻撓我們去向我們的國王和君主面訴，就請他小心些。把這句話帶回給差遣你來的人听。至于你呢，听仔細了，你这个羊皮紙上沾污了墨水的雜種！趕快滾開，別多耽擱；我舉手三次，第三次你得当心，因為到了那個時候，你就会听到我們弓弦扳射的聲音，以後再也不來打擾你，直到你听

到魔鬼的喚召，接引你往地獄里去！”

我們的同志們大聲吶喊，然而那個來招降的人又開始說話了，只是嗓子帶些顫音：

“呵！你們這班老百姓呀！你們糾眾持械做什麼？你們可知道，你們目前所做的，或是將來要做出來的，對於國王手下的公侯們，是大有不利，大有損失，大有危害的——”

他沒有再講下去；因為賈克·史屈勞的手第二次放下去了。他對左右兩個人望了一下，然後勒轉轡頭，掉尾鼠竄，一溜烟奔回大隊，疾馳如飛。我們陣綫上，到處呵呵大笑，賈克·史屈勞從籬笆上爬回果園，他也露齒嘻笑。

於是，我們注意到敵人陣綫里更多動靜了。他們正在對着我們左翼，分布弧弓手和石弓手，兵士們和其他的人，也在三面三角旗之下，略微散布開來，那三面旗，長人格利高雷曾跟我們說起過，在清明的暮色中，我們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不多一會，那條移動的陣綫推進到我們的面前，弓弩手對着我們發射，速度敏捷，士卒們倒縮幾步，退到弓弩手的背後。現在我知道他們全綫已到了我們箭程以內了，但是在我們第一排箭能有把握命中之前，我們的人不情願輕易射放，而要象剛才在大道上所放的六七支一樣；那時候（據他們後來告訴我），敵人一小隊的士卒很象要沖過來的樣子。

但是現在正當那邊的人直對着我們奔來的時候，賈克·史屈勞就把号角放在嘴唇邊，吹出一陣响亮粗獷的声响，沿着果園的籬笆邊，五六個人就一齊響應。每一個人把長箭扣上弓弦；我留神看他們，特別是威爾·葛利恩我看得更留神；他和他的弓弩弓弦好象已經結成一体，他把箭的弧口拉到他耳

朵旁边的时候，多么輕易。頃刻之間，他就瞄准目标，于是——  
啊呀！于是，我才体会到古代詩人頌歌希腊箭神阿波罗的真义，說他弯弓射矢怎样令人毛骨悚然；因为弓弦颯颯之声和矢鏃鏖鏖之声打成一片，又跟我那么貼近，真使我肉顫心惊。

現在我跪在地上，恰好在威尔的前面，所以一切看得清清楚楚；那边的石弓手（因为没有什么長弓手正对着我們的地位）全都戴着鮮明的头盔，身上披着坚韧的鎧甲，是用熟牛皮制的，嵌着金属的扣鈕，当他們对着我們走上前来的时候，我可以看見他們肩上吊着木質的大盾牌，挂在后背。从我們左边再过去一些路，他們的長弓手同我們的差不多同时发射，我听到，或者只能說似乎听到，飞矢穿过苹果树枝的声音，以及隨即就有一个人的悲号；但是在我們这一边，長弓是排在弓弩的前面的；敵軍中一个石弓手馬上摔倒，他的大盾牌嘭的一响落在他身边，他就不再动弹了；同时还有三个人也中了箭，負伤爬回队伍的后队。其余的人已把弓弩托上肩头，正在瞄准，只有我在心旌摇曳地轉念头；在他們把弓扳头拉开之前，威尔·葛利恩已把箭扣上弧口，发射出去，我們的队伍中同时有不少人把箭射了出去；然后来了一阵矢鏃雨集的鏖鏖之声，嘎嘎地穿过树枝，但是都在我們的头上，因此誰也沒有中箭。

威尔·葛利恩再一次把箭套上了弧口、扳弦发射的时候，大声呐喊，我們的同志們全体响应；原来那些石弓手并不按照他們的慣技，在原来地位活动，用大盾牌来掩护，絞紧弩机，作第二次的射放，反而挤成一团，向着他們自己的士卒，奔跑回去，他們只顧奔，我們的矢鏃不断钻进他們的盾牌，发出一連串砰砰之声；我見到四个人躺在場上，死了或者身負重創。

但是我們的弓箭手又在吶喊了，每個人連續不斷地把矢鏃從地上拔了起來，扣上弧口，敏捷地，但是有把握地向着對面的陣綫發射出去；不錯，現在這班威猛的弓箭手機會來了；因為據威爾·葛利恩以後告訴我，他們始終在估計怎樣可以在五百碼的距離，穿透布衣皮革，置人于死地，所以他們讓對方的弓弩手走到差不多三百碼以內，而且又同不到五百碼距離的士卒們并在一起，混做一團；多半士卒們對待他們也并不太好，而好象還在用鎗杆子敲打他們，恨他們的玩意兒干得不行；因此，就象威爾·葛利恩所說的，那簡直就象對着稻草堆打靶子。

這一切，你們要知道，僅僅持續了幾分鐘；我們的士兵，恰象熟練的勞動人民在做和平工作的時候那樣，十分冷靜地連續射放了幾分鐘之後，敵人的陣綫好象有些散開；那面繪着三頭赭紅母牛的三角旗指引前導，三個人跟踪而來，自頭至足披着鋼鐵，發出閃光，只有上身的短衣，挂着鮮明的徽章，其中一個（他的短衣上露出三頭母牛）旋回身軀，發布了三言兩語的命令，接着從他們之中掀起一陣惡狠狠的吶喊，他們對着我們着着進攻，那個短衣上有三個母牛的人率眾先驅，手里執着一支赤裸裸的長劍；你們要知道，他們都是徒步的，但是當他們挨近的時候，我看見他們的馬匹，由馬夫和勤務兵們牽着，跟在他們背後，慢慢地向前而來。

威爾·葛利恩說得沒有錯，敵軍的士卒來決鬥，無論臨陣，或是潰敗，都不會疾奔；他們沖上前來，不比一種性急人的散步要快得多少，他們的兵器在周身鏗鏗地鳴响，弓弩颯颯之聲和羽箭噓噓之聲始終沒有停頓，而象呼呼的西風，一陣一陣



地向前推进，那些士卒們又在时常叫喊：“哈！哈！滾出来！滾出来！坎德州的毛賊們！”

但是他們一开始冲过来，賈克·史屈勞就高声叫喊：“鈎鐮手們，冲上前去！鈎鐮手們，冲上前去！”

于是，我們所有的鈎鐮手們蜂拥上前，跳过籬笆，跳到了草地上，在弓弩掩护之下，沿着溝渠，剛勇地站着，賈克·史屈勞居首，手执大斧。然后他把斧头扔到左手，抓起号角，高声吹鳴。敵軍的士卒步步接近，有些在矢鏃雨陣之下，摔倒在地，但是并不很多；因为目标虽然很大，却很坚韧，就是全長三呎的長箭也不能貫穿精煉的魚鱗鎧甲，而他們之中，有的是鎧甲。何况那些石弓手又在射放，幸而射得很高，漫无标的，所以沒有使我們受到什么損伤。

但是这班兵卒在法国战役中有过相当經驗，現在正接近上前，我們的弓箭手抛下了弓，拔出利劍，或者持起大斧，象威尔·葛利恩那样，同时他还在自言自語地說：“現在一定要利用霍勃·賴埃德的配备，来把这个玩意儿做个收場了。”——当这一切正在进行的时候，瞧呀！突如其来地，一排飞箭从我們右边射到敵軍侍卫們行列的側翼，多少使他們逡巡不前；并不是因为这排箭射死了多少人，而是因为这一来，使敌人开始躊躇，想到对手也許不在少数，而且已把他們包圍起来了；于是大道右側的籬边好象有許許多多武裝的人正在活跃，因為我們全体都在那儿，只要会执刀、劍、棍、棒；每个弓弩手也从果園的籬笆跳了出来，手里所执的非劍即斧，一声宏亮的吶喊，鈎鐮手、弓箭手和其他一切的人，向前直冲；身上只有一部分武裝，对啦，有些甚至还是半裸体的，雄壯、剛勇、并且矯健、輕

快，战争的怒火和将来过好日子的怀望激动了他们的心情，直到没有什么可以阻挠他们。所以，大伙儿扭作一团，在一两分钟以内，只听到一片嘈杂的喧扰，上面还笼罩着一阵噼噼啪啪的响声，正象用铆钉在铁板上乱敲，或者象佛罗伦斯地方铜匠街上的喧闐；然后，这一群人突然散开，那些满身钢铁的卫兵、乡绅、爵士们，东推西撞向着他们的马匹乱奔；但是有几个摔下武器，举起双手，嚷着愿意讲和，愿意拿出钱来贖身；还有几个立定脚跟，负隅死战，居然砍倒了几个人，直到他们自己被无数的打击猛搥倒斃，这班人是些地保和警卒、律师和他们的雇员，他们不能奔逃，也不妄冀赦宥。

我作壁上观，正象在看一幅生动的图画，出神惊叹，我绞尽脑汁，要想起一件早已遗忘但在我的心上还留着些许印象的事。我听到了溃卒的马蹄声（那些弓箭手和石弓手早已在搏斗的最后几分钟溃散了），我听到了底下草地上嘻笑欢呼的嘈杂之声，在我身边，晚风吹拂着树上轻柔的细枝，在远处恬静的田野里，传来了好些声响，直到最后，光线和音籁都渐消逝，我再也看不到——再也听不到什么。

我就聳身起立，威尔·葛利恩在我面前，恰象在街道中我初次见他时候那样，穿着短衣，戴着头巾，腰带上挂着饰物，手里执着没有套上弓弦的弓弩；他的脸上又笑容可掬，很和善了，但是也许还有些愁闷。

“喂！”我说，“有什么新闻供给歌谣作家吗？”

“就象贾克·史屈劳说过的，”他说，“‘一天的終了就是一場角斗的終了；’”他就指着被落日染得火红的天空说，“那班爵士们逃遁了，州长送命了：两个律师之流当场格斃了，一个絞

死了：他平日的殘酷促成今日人們對他的殘酷：三個地保打得頭破血淋——都是身體結實的人，而且那麼庸昧，誰也找不到他們腦壳裏有什麼腦髓；五個石弓手和一個弓箭手被斬掉了，另外還有二三十個人，大多是從法國戰役中回來的，都是那兒下級勳爵的部下，全不懂得什麼手藝，只會為了金錢充當僱傭兵；這就是他們的收場結果。算了，老哥，除了那班似乎沒有靈魂的律師們——他們只會掌管些羊皮紙的證書和控訴狀以外，願上帝使他們的靈魂安寧吧！”

他在沉思；但是我却說，“我們同盟中人有誰犧牲嗎？”

“鎮里兩個善良的人，”他說，“霍勃·杭訥和安當奈·章拔當場被害，霍勃中了一箭，安當奈是在徒手格鬥中喪命的，約翰·派格德中了闊劍，肩上受了重傷；同盟中還有五個人在徒手格鬥中喪命了，另外幾個受了傷，但是不重。至於那幾個被害的人，但願上帝給他們靈魂上的安寧，那就好了；因為他們在世上也許從沒有得到多少安寧；但是就我而論，我不再期望什麼安寧。”

我對他窺望，我們的視線彼此接觸，含着不少的友愛之情。我覺得奇怪，他心里的怒火和怨氣，和他人性中天生的仁慈，怎樣在相鬥，而在他臉上這些痕迹又是怎樣清晰可辨。

“來吧，好小子，”他說，“因為我想約翰·保爾和賈克·史屈勞還有幾句話要在十字架那兒對我們講的，因為剛才所講的話被這班家伙打斷了；到了那兒，我們會知道明天我們着手該做的是什麼。然後你可以到我家里去吃吃喝喝，只此一回，縱然永不會有第二回的話。”

所以我們又走過了果園的圍場；其餘的人在我們的周圍，

靠近我們，全都朝着十字架而去，當我們走在帶着露珠的芳草上的時候，月亮已投下了影子。

## 第七章

### 十字架上更多的話

我又走上了十字架台阶上的老位子，威尔·葛利恩在我身旁，在我上面依旧是約翰·保尔和賈克·史屈劳。明月正在半天空，夏令的短夜已經来临，恬靜、馥郁，在我們靜悄悄的圈子以外，只有那么多的声息，使人感觉到世界是有生气，有乐趣的。

我們在靜等，直到我們又听到約翰·保尔說話，講明我們該做的是什麼；不多一会，他开口說道：

“善良的老百姓們，事情已經开端，却还没有完成。你們誰有能耐明天走上往倫敦去的路程？”

“大家一齐去！大家一齐去！”他們喊道。

“对啦，”他說，“我早就猜到你們是那樣的。只是，当然，你們要听着！倫敦是一个广大而又万惡的城市；你們一到那儿，也許会觉得太不易于应付，因为你們的印象中，只有那些小小的鎮集和你們所住的农舍罢了。

“况且，你們居住在这儿坎德州，想得到的当然只有厄薩克斯州或是賽福克州的弟兄們，也許認為那儿就是天地的尽头。但是一到倫敦，你們就可以看見全世界的一鱗半爪，也許你們会觉得，对你們这几个少数的、无能的人，这个世界似乎太煩瑣累贅了。

“不相干的，我對你們說，只要牢牢記着我們的同盟。你們就是凭了這點信心，今天才打勝仗的；到了倫敦，要机智留神；那就是等于說，要胆大心細；因為這些日子你們正在興建一所大廈，永不會傾圮頹廢，建立在這世界之中，既不覺得太大，也不覺得太小；因為，老實說，這所大廈就是世界本身，把所有作惡之人，一掃而光，使朋友們住在里面，自由自在。”

他停頓了片刻，但是他們依舊靜心傾聽，好象還有重要的話要說出來。于是他說：

“明天我們要趕上往羅契斯德去的路程；很有可能在城堡里見到約翰·牛頓爵士，听听他有什么話要對我們說，那也是好的；因為他不是個惡人，他的如簧之舌很善于詞令；假如我們把他請出城堡，同我們一路去，假如我們把要說的話，借他的嘴奏明國王，那也是好的。你們怎會完全料到，善良的同志們，在到達羅契斯德之前，我們將是一個人數可觀的行列，在到達黑荒原之前，將成為一個壯大的行列；到了倫敦橋，誰擋得住我們的大隊人馬？

“所以，沒有什麼可以瓦解我們，除了我們自己，除了我們听信那班要想殺害我們的人的甜言蜜語。他們要勸告我們回家去，和妻子儿女們太太平平過日子，而由他們——地主、議員和律師們——來替我們設想計劃和補救的辦法；就是我們自己的蠢念頭也會這樣自譬自慰；要是我們听信那種話，我們可真就完蛋了；因為他們就要來侵襲我們的和平，把我們的妻子儿女劫去，把我們中有些人絞決處死，把有些人笞責嚴懲，另外一些人去充當他們軛架下的牲畜——是的，甚至比這還要慘痛，因為他們還吃不到肉食。

“別听信笨伯的話，不管是你們的自己人，还是你們的敵人，因为隨便那一种都要把你們誘入迷途。

“跟地主們，別开什么談判，因为你們早就知道，他們会对你們說的是怎樣的話，那就是，‘賤骨头，讓我来替你套上轡头，攔上鞍座，吃光你掙来的飯，讓我毒辣地把你咒罵，因为我終归要把你們吃掉的；至于你呢，別說什么，別做什么，除了听我吩咐以外。’

“这一切就是他們談判的結果。

“所以，你們要胆壯，我再說，要胆壯，我說第三遍，要胆壯！抓紧弓弩，執牢棍棒，拔出利劍，凭着同盟的名义，前进，前进！”

他在高声吶喊之中，停止說話；但是我們立刻听到了响应我們的吶喊之声，以及一陣宏亮的号角的声音，我錯疑是一次新的攻襲；人群中有几个就扣上弓弦，執起鈎镰；但是威尔·葛利恩拉拉我的袖子說：

“听他們吹号的腔調，就知道这些人是朋友；今天晚上你不再有什么岔子了，好小子。”于是賈克·史屈勞从十字架上叫喊說：“殷勤地、和藹地，各位庄主！这些是我們同盟中人，今天晚上来做你們的嘉賓，他們是从麦特章河这边的草澤上来的，正在前往圣地的路程之中，打这儿經過，同我們并作一起，那是这个地帶最好的一条路，所以也就是往罗契斯德去最短的路。別担心今天晚上我們會遭到什么偷襲；因为我已嘱咐过，調遣过各路的巡邏队，不会有一個人，一匹馬来到这里，而我們沒有情报的。現在去款待我們的朋友吧。老实說，我早就在盼望他們，已耽迟了一小时了；要是早到了一小时，目

前就会有好几个头顛滾在冷冰冰的野草上，今夜不再能鑽在暖烘烘的鴨絨被窩里了。但是，算了，既然一切都很順利！

“現在大家回到家里去，今天晚上，同一大群的朋友們和同志們一起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好的——即使以后再不会有第二回；但是要有节制，別酗酒，因為還有那么多的工作得着手去做。还有一点，就象牧师所說的，把所有的死者，不分敌友，抬到禮拜堂的聖壇上去，在那儿，今天晚上，他就在那儿守屍；过了明天，只有讓死者留着去掩埋死者了！”

說完之后，他从十字架上跳了下来，威尔和我就活动起来，跟新来的人混在一起。他們約莫有三百多人，穿的裝束，帶的武器，形形色色，跟我們鎮里的人大同小异，只有約莫六七个人，他們的鎧甲，在月光之下，閃出冰霜一般的冷氣，沒有多久，威尔·葛利恩已經拉了十多个人的袖子，請他們到他家里去食宿，就在那个时候，有好几分鐘，我見不到他，而我旋轉身軀，却看見約翰·保尔立在我背后，正在忧伤地注視着那些欢欣鼓舞的高地上人的一切活跃和高興的勁兒。

“厄薩克斯州来的亲兄弟，”他說，“今晚我还可以跟你見面嗎？我很想跟你談談；因为你好象比大多数人閱歷得多一点。”

“好的，”我說，“假如你到威尔·葛利恩家里来，因为我是被邀到那儿去的。”

“我会到那儿来的，”他說，慈和地微笑着，“否則我就不能算認得原野里每一家人家了。你瞧，威尔·葛利恩正在找寻什么，那一定是找我。但是在他家里，有的是歌唱和許多朋友們的高談闊論；而事实上，我心里有些話，渴想在一個幽靜的

地方講出來，使每一句話發生作用。要是你不害怕這班今天早晨還是活着作惡的死人，就請你吃過晚飯之後，到禮拜堂里來，在那兒，我們可以暢所欲言。”

在他說完之前，威爾·葛利恩已站在我們身旁，把手擱在牧師的肩上，等候他把話說完；當我向約翰·保爾點頭允諾的時候，他說：

“牧師先生，這兩三小時，你已是說夠的了。現在，該讓我這個新結交的兄弟到我家里去談談說說了；也好使我的姑娘听听他有智慧的話，這些智慧甚至現在還是湮沒在籬笆之下；雖然矢鏃早已遠颺了，所以，請你們兩位跟我來吧，你們善良的同志們，大家都來！”

這樣，我們就一齊轉入一條小街。但是剛才約翰·保爾對我說話的時候，我覺得有些納罕；好象我心里要說的話，比我通曉的語言能夠清晰地表達出來的還要多；又好象我必得從旁人那兒，學習一套新的語言。況且，在我們重新走上那條街的時候，我又一次被那些無比美麗的景物弄得眼花心醉；那些房屋，那座禮拜堂連同新造的聖壇和鐘樓，現在在月光之中，潔白如雪，老百姓們穿的服飾和帶的武器，男人和女人們（現在女人們已同男人們摻雜在一起了）；他們低沉而且開朗的語調，奇妙而有節奏的方言，又使我驚異不置，使我感動得幾乎流淚。



## 第八章

### 威尔·葛利恩家里的晚餐

我同其他的人一块儿走着，一路在沉思，觉得我象是一个外路人，直到我们走到了威尔·葛利恩的家里。他是自耕农中比较富裕的一个，他的那所房屋，就是我对你们讲过的那一种，底层是用石砌的。造得还不久，很洁净、很齐整。在我到达那儿之前，刚才的那阵惊异的情绪又已消失，否则也许我会给你们描写得更仔细一点儿，因为在那个时代确是自耕农中的一所漂亮的住宅，这就是等于说，那是很美丽的。在另一边的一所，村上最末了的一所，已很旧，甚至可以說它古老；全部用石砌的，并且除了比较新近增建的一部分以外——好象是一间大会堂——其余部分都有圆形的拱门，有些雕工很精致。我知道这是教区牧师的宅子；但他是另一类的牧师，跟约翰·保尔大不相同，一則为了忧惧，二則为了憎恨，早已偕同歌德堂里另外两个牧师（也住在这座宅子里），回到他的修道院去了；所以镇里的男人们，尤其是女人们，正在衷心喜悦地思量，明天早晨，约翰·保尔怎样可以在新的圣坛上，替他们行弥撒礼了。

威尔·葛利恩的女儿在门口等候他，给他一个亲昵的、热情的拥抱，而另外还给我们每个人一个吻；我已经说过，她是一个结实的姑娘，活泼可爱。她跟她父亲娇痴作耍；然而很容易看出她始终是忧心忡忡的，另外还有一个年纪较轻的姑娘，约莫有十二岁，一个十岁的男孩，毫无疑问，都是他的儿女，还

有一个年老的女人，也在那儿生活，帮做家务；更有三个高个子的青年男子，在我们坐下后，走进屋子，威尔对他们亲切地点点头。他们都是生气勃勃、衣服整洁的小伙子，那天黄昏时分，他们到田里去赶牲口，所以没有参加那场斗争。

我们走进的那间房间，简直就是房屋的全部，因为在底层再没有别的一间，只有屋角里的一架楼梯，引到上面的一间寢室，或是什么阁楼。底下那一间，跟玫瑰馆的那一间大致仿佛，只是略微比较宽大；那架碗橱刻工比较精致，上面的碗盏比较多，比较美观，还有那墙壁，不是用木板嵌的，而是悬挂着一层编织粗糙、经纬疏松的绿色毛呢，上面织着禽鸟树木。房间的四周围插着许多花卉，多半是些开着黄花的菖蒲或者是些鳶尾花，我早已看见在沟渠里长得很多，但是在靠近大门的窗口，有一满盆白色的罌粟花，跟我初醒时候所见到的，一般无二，桌子上陈列着肉食和酒浆，居中是一只锡罐的大陶瓶，铺上了一方白布。

我们坐了下来，那个牧师祷告了三位一体的神灵，为肉食祝福，我们在身上划了个十字，开始进餐，酒菜很丰盛，有的是羹膾、肉脯、面包和櫻桃，因此我们有吃有喝，吃饱之后，轻松愉快地，在一块儿谈谈说说。

然而这一次的宴饮并没有象预料的那么欢畅，威尔·葛利恩拉我坐在他的身旁，另一旁坐的就是約翰·保尔；但是那个牧师的神态多少有些快悒，兀坐着，好象正在挂虑什么一件事，生怕忘怀。威尔·葛利恩随时随刻望着他的女儿，有的时候，他的眼睛对着那间整洁舒适的房间，周围顾盼，好象是一个不胜依恋的人，这时，他慈祥的脸色变成闷闷不乐，但并不

阴沉。那班牧人一走进那间大会堂，就问盟友在这场战斗中死亡的情况，问及牺牲者的家属，所以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中，没有人再有心思说笑戏谑，因为他们都是重邻誼的好人，都为了死者而伤悼，也为了生者一天所罹的劳頓而怜惜。

所以在那一段时间之中，我们沉寂静坐。月亮虽然不能望见，并不射进房间，而月光朗照在屋顶上，使屋外全都绚烂閃耀，除了黑影的地方以外，我们所能望见的景物，要算鐘楼的粉牆，最洁白、最鮮明。

窗戶是洞开着的，夜晚香馥馥的气味飄蕩进来，吹到我们身上，还有鎮上到处有人正在飲啖作乐的声浪；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从礼拜堂西面树上傳來猫头鷹悲悽的啁鳴，画眉鳥見到了巡行掠食的黄鼠狼，受到惊怖而发出的尖酸的悲啼，或是从遙远的高地牧場上傳來乳牛的叫聲；或者馬蹄得得之聲，在那条往圣地的路上疾馳着（可能就是我們巡邏队队员之一）。

我們就这样靜坐了一会儿，見到了稀罕而且优美的景色，那种惊异愉悅的情緒再一次降落在我的心上，交融在一切优美的声色芬芳之中，只是这些声色芬芳对我并不覺得稀罕，倒象覺得久已熟悉了。

但是現在威尔·葛利恩突然从他座位上跳了起来，他的女儿正倚在他的椅背上，她的手在濃黑的髮卷之中抓搔着，据我想象，又在咽喉啜泣；他粗野宏亮的嗓子打破了沉寂。

“喂，伙計們，鄰居們，你們怎么啦？要是那班逃走的爵士今晚偷偷溜回到这儿，在窗口向里面偷窺，他們会以为他們已把我們杀个精光了，而我們这些跟他們打仗的人只剩了个幽魂罢了。然而，老实說，有时候同朋友們相处一室，讓夏夜的

天籟替我們說出心上的話，告訴我們自然的秘密，那是多么安適。只是，現在，小乖乖，去把盛酒的大觥拿來。”

“對了，”約翰·保爾說，“要是你們此刻笑得不够痛快的話，明天早晨，包管你們更要笑，當你們挨近刀光劍影那個玩意兒的時候。”

“那是當然的，”一個高地上的嘉賓說，“我們在法國打仗的時候，就有這樣的經驗；打仗的前夕，很有節制，第二天早晨就盡興暢歡了。”

“當然是這樣的，”另一個人說，“但是在那兒，你們打仗沒有什麼宗旨；而明天是為了美滿的酬報。”

“那時我們打仗，是為了生命，”第一個人說。

“是呀，”第二個人說，“為了生命；事畢回家，發現律師們正在玩他們殘暴的手段。呵，威爾·葛利恩，拿起杯子來，敬大家一杯吧！”

他這樣說，是因為威爾·葛利恩的手里這時候正握着一大圓杯的酒。他就站了起來說：“好吧，喂，我來敬坎德的工人弟兄們一杯，他們把我們耕種土地的犁頭改成利劍，把我們修剪樹枝的鈎鋏改成長矛！大家千杯，各位庄主！”

於是他一飲而盡，他的女兒又把大圓杯斟得滿溢，他把杯子遞給了我。我拿到手，發現是一隻漆得光亮的木杯，繪着奇形怪狀的斑紋，周圍箍一條銀邊，上面鑿着一道銘文：“禱告三位一體之神，滿斟醴醇，燕爾嘉賓。”在舉杯歡飲之前，我靈機一動，說道：“敬祝明天馬到成功，從此以後，日子安適！”

於是我喝了一大口濃烈的紅酒，把杯子遞了過去；每個人飲酒的時候，都說了一言半語，例如：“敬祝順利趕上到倫敦橋

的大道！”“敬祝霍勃·卡德和他伙計的健康！”等等，直到最后約翰·保尔举杯祝飲，說：

“敬祝十年之后，同盟中人获得自由！”然后对威尔·葛利恩說：“現在，威尔，我必須离开此地，到那边禮拜堂里去，为所有的死者守夜，不分敌友；你們之中誰要忏悔求赦，讓他明天早晨到我那儿来，即使一到黎明，也就用不着耽擱多少时候。这一位，我們的朋友，我們的亲兄弟，就是从泰晤士河的那一岸来的，他有意跟我談談，我也有意跟他談談；所以現在我要亲手引他同去；那末，願上帝保佑你們，同志們！”

当他繞了过来，走到桌子横头的时候，我站起身軀，迎上前去，握住了他的手。威尔·葛利恩旋身过来，对我說：

“得空，你就回到这儿来！好小子；因为明天一清早我們就要起身，要是想在罗契斯德午膳的話。”

我期期艾艾的答应了他；因为約翰·保尔望着我，神气古怪，面露微笑，我的心正在焦灼地、惶悚地跳蕩；但是我們默默地走到門口，就走出去到了一片燦爛的月色之中。

我們跨出門檻的时候，我躊躇了一下，回过头去，望着透出黄色灯光的窗口，和里面的人影，怀着一种悲戚依恋的心情。我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来，因为我而且不久就要同去的。

在法国平坦的战场上，  
某一天的早晨，我們馳往打仗。  
好一片土地，多可爱，多空曠，  
順着青泓的河水之傍。  
那儿，鑿纓的世胄，車載斗量，  
杀人如麻，混战中血流蕩漾，  
貴族們的旌旗，蔽日飄颻，  
爵士們的部下，何等勇壯，  
矛士們，侍衛們，奇兵猛將，  
还有弓弩手們，弯着長弓紛紛射放。

## 第九章

### 介于生死之間

我們从南面的門廊走进礼拜堂，經過了一道雕刻华丽的弧形拱門，門楣上和弧拱之下，各鑄着一个雕塑，我在月光中用力分辨，看出是圣米迦勒和妖龙的形象。当我走进礼拜堂中部深彻的幽闇之中，我初次发觉手里握着一朵白罌粟花；那一定是在走出威尔·葛利恩家的时候，从窗口的花盆上摘下来的。

礼拜堂的中部并不很大，但是看上去很軒敞，略微有点陈旧；但是結構坚固，外表美观；屋頂是用弯形的椽木搭成的，托着粗大的架梁，打通两边的牆壁，里面没有什么光綫，只有月色从窗口傾瀉进来，窗戶并不大，釉上了白色的凸紋細工，随处点綴着一个細小的形象，顏色很濃艳。靠近每条过路的东

端，有兩扇較大的窗戶，使禮拜堂朝東的一面，比較明亮，我可以看清中部和聖壇間寬闊的障壁上的全部鏤工，新上的油漆和新鍍的金箔，光彩鮮明：在這上面的閣樓中，一支蠟燭發出搖曳的微光，就在大十字架上基督象的前面，那個象占據着閣樓和聖壇弧拱間的整個隙地。每條過路的東端，各有祭壇一座，南面的那一座靠着外牆，北面的那一座靠着有個頂窗漆色鮮好的障壁，因為那條過路是沿着聖壇的。在這第二座祭壇的附近，有幾條橡木的長凳，看來象是新制的，雕工鏤工都很精緻；除此以外，禮拜堂中部的地面，鋪着一層古雅的涂釉瓷磚，質料和我在外面所見的缸盆大致相似，十分光滑，弧拱的柱身在這地面上聳立着，在月色掩映之中，顯得素潔華美，竟象從萬點銀光的深色海洋中伸出來的。

那牧師跨進了大門、替我洒過聖水之後，讓我徘徊巡視；那時候，我發覺牆壁上遍處都繪着傳說中的畫象，一幅巨大的聖克利斯多佛象，黑蒼蒼的胡須活象威爾·葛利恩，貼近我們走進去的大門廊，在聖壇弧拱的上面，是一幅世界末日審判的畫象。那個畫家既沒有放過帝王，也沒有放過主教，而一個戴着藍色布帽的律師是這幅畫里面的人群中的主角，魔鬼正在把他們拖進地獄。

“是呀，”約翰·保爾說，“這是一座美好整潔的禮拜堂，在坎德伯雷和倫敦之間，你很難看見類似這樣的；然而我在擔心，死者究竟收容在哪兒，收容他們的人死了的時候又被人收容在哪兒，他們就是興建這所房屋供奉上帝居住在里面的人們。求上帝使他們終於滌淨罪惡；其中一個人，現在還活着，却確然是一隻骯髒的豬仔，一隻殘忍的豺狼。你真會那麼相

信，讀書先生，這些人都有靈魂的嗎？要是真有的話，那末，上帝這樣給了他們，是不是恰當呢？我對你這樣說，因為我相信你不會把我告發的；即使你是那樣一種人，我會有什麼顧忌呢，因為這次旅程之後，我也不想再回來了。”

我對他望着，似乎有些難于置答；但是我終於說：“朋友，我從沒有看見過一個靈魂，除非寄托在肉體之中；所以我講不出什麼。”

他自己畫了一個十字說：“然而我在打算，要不了多少日子，我的靈魂，一定會在天上諸聖中間，成為兄弟，蒙受祝福而且又會歡暢快樂——即使在我的肉體從死人堆里復活升天之前；因為在這世界上，我已有意義地做過一番工作，而且熟識早已離開塵世的教友們，例如：聖馬丁、聖芳濟和坎德伯雷的聖湯麥士，他們都會向天上的盟友替我說好話，我決不會喪失我應得的酬報。”

他說話的時候，我偷看他一眼；他臉上露出和順、平靜、愉悅的神氣，我不願說什麼話來叫他忧伤；然而，當我看他的時候，我眼睛里多份帶着些驚訝之色；他好象已注意到了，他的臉顯得有些惶惑。“對於這一類的事情，你的想法怎樣？”他說，“要不然，除了這個以外，人們捐棄生命，為的還會是什麼呢？”

我微微一笑：“那末，人們生存在世，為的又是什麼呢？”

雖然在淡淡的月光之下，我還能看出他臉上涌起的血色，他提高了嗓子喊道：“為了創立遠大的事業，否則就是為了自悔枉生在世。”

“對啦，”我說，“他們生存在世，為了做人，因為世界是永



生的。”他把手伸过来，握住了我的手，却不再说什么；我們向前移步，直到我們走到了十字架上基督象障壁的門口；他这才旋轉身子，把手放在彈簧鎖的柄上，对我說：“你見過很多死人嗎？”

“不，只有少数，”我說。

“而我却見過許多，”他說，“不过，現在到这儿来吧，看看这些人，先看我們的朋友，再看我們的敌人。这样，當我們坐了下来，談談末日来临以前世界上会有怎样一种日子的时候，你用不着再分心去看他們了。”

所以他把門推开，我們走上圣坛；在一張高高的祭坛上，圣餅的前面，点着一支烛火，月光从沒有用釉料涂着图案花飾的几扇寬闊的格子窗里映射进来，烛火因之显得昏黃微妙；我們走进去的地方，安置着牧师和教区牧师新造的座位，比我先前所看見的木器，雕刻还要繁密，还要华美，随处都是富丽清瑩的色泽和精雅优美的式样。死者躺在那高祭坛前面低矮的屍架之上，他們臉上都盖着麻布，因为其中有几个在战斗中，被劈得血肉模糊。我們走上前去，挨得很近，約翰·保尔把盖在一个屍体臉上的麻布扯开；那个人被長箭穿过胸部，臉色鎮定平和。他是一个青年人，端好俊秀，发色淡黃，几乎有些蒼白；他躺在那儿，还穿着临死时候的衣服，他的双手叉在胸口，执着一根芦苇的十字架。他的弓橫在他屍体的一边，他的箭袋和劍在另一边。

約翰·保尔一边拉着屍布的一角，一边对我說：“你有什么要說嗎，讀書先生？你目覩了这个人，为了他本身，或是为了你自己，为了將来的时日，你也要象他有同样的遭遇，你心

里觉得悲伤嗎？”

我說：“不，我不觉得有什么悲伤；因为这个人的灵性已經不在那儿了——这象是一所荒居，居停主人早已出門了。当然，在我看来，这似乎仅是一具蜡象；不，甚至还不是，因为如果是一具蜡象，那就應該要塑得象他活着的时候那样；但是这儿沒有生气，也沒有生气的迹象，我毫沒有有什么感触；反过來說，这个人的衣服和他的武器，倒使我有更多感触——那些东西比了他的尸体更富于生命。”

“你說得对，”他說，“但是你目覩了这个人，会不会为你自己的死亡而悲伤呢？”

我說：“为了一件甚至不能想象的事，我怎能够有什么悲伤呢？請你思考一下，我还活着的时候，就不会去想象我的死，或者簡直不相信有死亡那一回事；縱然我明明知道我总有一天要死的——我只能想象我自己的生活換了一个新的方式罢了。”

他对我望着，好象又有些惶惑；后来，在他往下說的时候，他的臉容开朗了，“是呀！不錯，那就是教会对于死亡的解釋，也就是我的看法；死了之后，我要把我肉体生存在世的时候所做的一切事迹，檢討一下，它們究竟是些什么，会产生什么效果；我將永远是教会的一分子，教会就是同盟；当时就跟現在一样。”

他說話的时候，我叹了一口气；然后我說：“是呀！多数人多少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沒有一个活着的人会料想到不活的景况。我記得古代丹麦人傳說之中，对于一个死亡的人，他們通常的口头禪說做‘他的生命蛻变了’。”

“你也以为是这样嗎？”

我摇摇头，不作一声。

“在这一点上，你要說什么？”他說，“因为，据我看来，我們两人之間，好象有些隔閡，好象有一道鴻溝，把我們判別为二。”

“关于这一点，”我說，“是这样的，我虽然死亡，生命終了，然而人类还是生存着的，因此，我并没有終了，既然我是人类中的一分子；就是你也有这样的想法，好朋友；或者，至少，你的做法就是这样，既然現在你打算宁愿死在痛苦的磨难之中，而不願辜負同盟，非但这样，还不願放弃你最大的心力，为同盟效劳；反而言之，就象你自己在十字架上已經說过的，虽然只說了寥寥几句话，却有不少的真諦包含在里面。就是假若你施舍几文小錢，唱几次弥撒，你可能在这世上以及在那个天上得到一个很好的位置。因此，現在就有許多姓氏不詳身世不明的穷人也是象你这样做法，只要世界持續下去，他們仍然要这样做法；有些人所做的，不够这些，他們的短处就因为存了害怕的心思，而又为了怯懦而自觉羞慚，于是編出了許多遁辞，欺人自欺，否則他們生存在世，就会覺得太嫌羞慚了。請你信任我，要不然的話，世界就不会存在下去，人們將要因为內疚而慚愧死了。現在我們两人之間的鴻溝該算疏濬了吧，朋友？”

他对我窺望的时候，微微一笑，慈和地、但又是愁悶地、忸怩地，搖搖他的头。

然后，停了一会，他說：“現在你已見到了朋友們的形体，再来看看另外一些人的形体，它們曾經是我們的敌人。”

他就那末样帶路走，通过了旁边的障壁，走上了圣坛的过路，那儿的地上，躺着敌人的尸体，它们的武器都已解除，它们的鎧甲都已卸去，但是它们的衣服并没有脱掉，它们的臉大多数是，虽不全是，遮盖着的。在过路的东端，另有一座祭坛，上面鋪着一块华丽的桌布，印着美色的花紋，祭坛上面的牆壁上，排列着許多圣龕，居中一个壁凹里，放着一个着色涂金的形象，是一个衣服鮮艳的爵士，用利劍把它自己的外套剖成两片，拿一块衣裾递给一个半身裸体的乞丐。

“在这些死者之中，有你認得的人嗎？”我說。

他說：“有几个，我大概認得，倘使我能把它們的臉細看一下的話；但是，別惊动它們吧。”

“它們是有罪惡的人嗎？”我說。

“是的，”他說，“大約两三个。但是我不必跟你再談論它們；讓圣馬丁——这所房屋的主人——來叙述它們的身世，要是他願意的話。至于其余几个，它們是些倒霉的傻瓜，不然就是些一定要想尽方法来糊口的人，被迫做出这种歹事來；願上帝使它們的灵魂获得安宁！即使在上帝的面前，我也不願做一个搬弄是非的人。”

我們这样站着，沉吟了片刻，我并不注視死者，而却在注視牆上古怪的繪画，那些繪画比了禮拜堂中部的，顏色更鮮艳，更濃厚；直到最后，約翰·保尔轉身对我，把手擱在我的肩上。我吃了一惊，就說：“不錯，老哥；現在我得回到威尔·葛利恩家去了，因为我答应他及时回去的。”

“別慌，老哥，”他說，“我还有許多話同你談談，夜晚开始得还没有多久。讓我們走过去坐在教区牧师的座位里，彼此

質疑析辯，討論关于这个人世以及我們所安頓的这个国土的情况；因为，不妨重述一遍，我認为你所見过的世事，我没有見過，而且也不可能見到。”說完了这句话之后，他就把我重新引上圣坛，我們在圣坛西端的座位上并肩坐下，面对着那座高高的祭坛和那扇寬闊的东窗。到了这个时候，月亮正在天空运行，圣坛上較前更黯淡了；但是仍然有些朦朧的微光，因此尽管窗戶上那么光亮，我还能够辨認周圍的景物；据我所知，这种月亮朦朧的微光还要持續一个時間，直到夏令的短夜漸漸消逝，黎明朦朧的微光开始把我們周圍一切景物的色彩，重新显示給我們看見。

我們这样坐着，我集中思想来听他要說些什么，同时也在思考自己要向他問些什么；因为正象他对我的看法那样，我認为他所見过的世事，是我不可能見到的。

## 第十章

### 他們兩人談論未来的日子

“老哥，”約翰·保尔說，“对于我們的起义，你的想法是怎样？我并不問你象男子汉那样玩那个玩意儿，是不是对的，而是要問你——我們象男子汉那样玩了那个玩意儿，將來会不会遭到男子汉的失敗？”

“你为什么問我呢？”我說，“我所見得到的，比这座禮拜堂，还能有多远呢？”

“远得多呢，”他說，“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讀書人，讀过許多書籍；况且，在某种情况之下，我說不出所以然，你比我們懂

得更多；好象这个世界对于你，比了对于我们，生存得更悠久。所以，你的滿腹經綸，別祕不告人，因为，据我推想，在今晚以后，我不再会同你見面，直要等到在天上的同盟里，我們再能聚首。”

“朋友，”我說，“你要問些什么，請說吧；或者，更恰当一点，你不妨去向未來的岁月探听一些它們的故事；然而，据我揣測，关于那些，你自己一定也是有相当認識的。”

他支撐着座位的扶手板，站了起来，目不轉睛地盯視着我說：“会不会你竟然并不是一个具有肉体的凡人，而是从天上同盟的圣主和上帝的爱子那儿，差遣到我这儿，来告訴我將來会是怎樣的嗎？要是那样的話，請你痛快直說，因为关于这些，我先前也曾有过一些認識的；你的語言象我們，而又似不象，你的臉上有一付神气，不象我們这一个时代的模样。然而請你記着，縱使你是那样一个人，我对你也沒有什么畏怯，非但那样，对差遣你来的人也沒有什么畏怯；既不因了你的劝阻，也不因了他的，我会从倫敦桥上变卦折回，而仍要向前迈进，因为我所做的是适当的、正确的。”

“不会阻止你的，”我說，“我不是方才已經对你說过，我只知生命而不知死亡的嗎？我並沒有死；至于我是誰差遣的，我很难說我来这儿是出于自己的意志；因为我并不自知；然而我也不知是誰的意志差遣我到这儿来的。还有这一点，我得向你說明，就算我所知道的比你多，我所做的却比你少得許多；因此，你是領導我的人，我只是替你謳歌的人罢了。”

他長吁一声，正象一个人心上的重担已告消釋。又說：“好吧，那末，既然你生存在这尘世，象我一样，是一个凡人，就

請你告訴我，對於我們剛才的起義，你的想法是怎樣，我們會不會到達倫敦，我們在那兒的遭遇又將是怎樣？”

我說：“有什麼會攔阻你們到達倫敦，會使你們在那兒遇到不如你們心願的遭遇嗎？因為，別疑慮，厄薩克斯的同盟不會不支持你們的；倫敦的人也不會抵禦你們，他們對於那班皇親國戚，正在憎恨；而且宮廷里也不會有有多大兵力，同你們在戰場交綏；你們將會把他們弄得戰栗驚怖，心胆俱裂。”

“准會那樣，我也想過，”他說，“但是，在那個之後，又會發生什麼呢？”

我說：“我所想到的，說出來，使我傷心！然而請你聽着，許多人的兒孫，目前都是生氣勃勃，十分高興，將要喪失生命，要是兵卒們遭到殺害，多數不在戰場之上，而在律師們的手里，領導的人又怎會倖免呢？無疑的，你是要殉難的。”

他微微一笑，十分和順，卻又很自豪，就說道：“是呀！光明的大道漫長的，但是最後總會走到盡頭。朋友，多少日子，我已瀕於死亡，因為想到了我的妹妹，每當秋天的時節，在稻麥刈割以後只剩殘梗的田地附近，一起玩耍，一起作樂，我們在那兒摘拾瓜果，從那兒吓走了一只大畫眉，听了它的鳴囀，覺得驚異，認為它不可一世；還有一只食雀鷹在籬笆上面不住打旋，一只鼯鼠竄越小徑，當我們歡天喜地坐在草地之上，又听到了從丘地上傳來羊群頸鈴的玎玲之聲；她已死了，脫離了塵世，因為在一場大病之後，多少年頭的飢寒凍餒，使她憔悴而死；還有我的弟弟，他在法國的戰爭中犧牲了，却沒有人對他表示感謝，只有那個從他身上剝下他那套武裝配備的人；還有我那個沒有結過婚的愛人，在我落發之後，我和她在一起

同居，过着恩爱的生活；誰不說她溫良、端好；她也是的确是这样，十分可愛；她也已死了，脫離了尘世；除了为了我肉体上應該做的事業以外，我还有什么留恋？老实說，朋友，那只是一句老話，說人生必有一死；而我要告訴你另一种說法，那就是，人是永生的：我現在生存，將來还会生存。那末，請你告訴我，有什么会发生。”

不知怎样，我总不能把他看做是一个現世的人，即使我存心不那么做也沒有用，所以我回答的时候，吐出的嗓音好象不是我在說話：

“这些人比了前人和將來的人，还要壯健，还要英勇，而且又都是善良慈和的男子汉；但是他們天真質朴只看着自己身边的事，看不到高远的地方，他們会获得胜利，只是胜利之后，却不知怎么办；他們会打仗，会制胜，因为他們是无知无識的，就因为他們是无知无識，在领导他們的人被害以后，他們就会受人愚弄，被人誣陷，在表面上，一切要前功尽弃；国王手下的皇亲国戚要暢所欲言，使他們和国王都要落到注定的可耻的地步。然而在地主得胜，整个英国又在他們掌握之中的时候，他們的胜利仍旧落空；因为他們不再能把那班占有不自由土地的自由人民，镇压在枷鎖之下，約束佃农的繩轡从他們手里松弛了，直到后来，你們死后要不了多久，英国国境内只有极少数不自由的人；这样，你們的生命和你們的死亡都有了收成了。”

“我不是說过，”約翰·保尔說，“你是从另一个时代派来的使者嗎？你的預言多好听，因为你說这个国家將要享受自由。現在請你講下去。”



他說話很有熱情，我在講下去的時候，多少有些愁悶：“時代是進化的，雖然國王和地主們變得更凶暴了，手工業的公會將要擴張發展，日漸壯大；國際貿易的商人將要起更大的作用。國內都會豐衣足食，不再有飢荒。今天一個人能賺兩文小錢的活計，將會賺到三文。”

“是呀！”他說，“到了那個時候，勞動人民將會日益壯大。要不了多久，就會發現，所有的人都要勞動，沒有人可以支配人家去勞動，因此沒有人會被人剝削，到了最後，所有的人大家勞動，安樂度日，大地上的物產取之無禁，用不到金錢，用不到論價。”

“是呀！”我說，“那當然會實現的，但是一時還不會，也許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之後。”

然後，我坐着，好久沒有開口，月光更微弱了，禮拜堂里也更黑暗了。

接着我又說：“請你仔細想一想，這些人仍然還要有主人來統治他們，這班主人的手邊，有的是許多法律和慣例，都是保障主人們利益的，既然是主人，他們還可以訂立更多的法律，同樣為了保障他們的利益；他們如果讓窮人生存下去，也只是在窮人的生存對他們有利的條件下，才容許窮人生存下去；這類的事，在我所提到過的那些日子裡，將會發生；因為那時仍然將會有國王、地主、爵士、鄉紳，還有大批走狗們為虎作倀，把正直的人吓得魂飛色變；這班人跟從前一樣，只是吃飯不做事，國內生產越多，他們的欲望越大。”

“是呀！”他說，“我很知道這班人是跟貪得無厭的螞蝗同一族類；但是，從你所說的那一點來看，奴隸制既然已經消滅，

他們拿什麼來鑿足他們貪婪的欲望呢？他們僱傭的人固然多份要給他們繳地租，替他們服徭役，就象自由的人命份里應做的，但是這一切都有法律來做根據，不會越出範圍；那麼一來，勞動人民比他們現在要富有，地主們卻不會更富有，就此大家都要走上光明大道，平等自由。”

我說：“請你想想，朋友，以前，大多數的地主占有着土地所有權，和土地上的一切，他們僱傭的人在土地上替他們勞動，正象牛馬一樣，除了食宿以外，一切都是地主的；但是，到了將來，地主們將要看見他們僱傭的人在土地上日子過得很好，再一次說道，‘這班人所有的超過他們所需要的太多了，我們既是他們土地的主人，為什麼那過剩的部分不歸我們所有呢？’還有一層，到了那些日子，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要有很多商品的交易，地主們就會打起算盤來，要是在他們土地上，傭工的人數減少，稻粱的產量減低，那就多養綿羊，換句話說，就有更多的羊毛和別人交易，於是他們要比先前更加富裕；既然所有的土地都被他們占有，除了自耕農零零碎碎的小農地或小圍場以外，都要向他們繳地租，服徭役，他們就可能完全用來畜羊產毛，賣給東方的商販。那末英國就會有一種新的現象：人們素來生存在土地之上，靠着土地而生活，但是到了那個時候，土地不再用得着他們了，而無其數的綿羊和極少數的牧羊人要在那兒培養羊毛，銷售給東方的商販，換取金錢，來鑿飽地主們的私囊：因為，請你想想，他們將要安排律師們舞弄筆墨，並且還要施行壓力，他們將要把土地和羊群收歸己有；除了這些土地的主人以外，很少將會是自由的人，能夠占有尺寸的土地，不會被地主一聲吩咐，把他們立刻攆走，流

离失所。”

“你的意思怎样？”約翰·保尔說，“是不是大家又要变成佃农呢？”

“不会的，”我說，“英国不再会有佃农了。”

“那末，一定的，”他說，“那就更糟了，除了少数人以外，大家都要变成賤奴，在十字街头，給人买进卖出。”

“好朋友，”我說，“不会那么样的；所有的人都会享受自由，就象你所想象的那种；然而，照我說来，确乎沒有多少人会有土地可以立足自存，除非向他們的主人乞求这种恩典。”

“你这会儿所說的話，”他說，“我不懂得是什么意思。我知道賤奴是怎样一种人，他无时无刻不是他主人的人，永不能自己作主；我知道佃农是怎样一种人，他有时自己作主，有时又是地主的奴隶；我知道自由人是怎样一种人，他始終可以自己作主；但是他怎样会自己作主，要是他沒有什么賴以生活的話？是不是讓他去做賊，偷窃別人的东西呢？那末，他就是一個犯法的人了。这是多么奇怪，你說他是一个自由的人，而却沒有什么賴以生存！”

“然而会是那样的，”我說，“而且一切商品都是由这些自由人制造出来的。”

“不，那不可能；你是在講啞謎儿，”他說，“因为，要是沒有木材和工具，一个木匠怎会制造一只箱子呢？”

我說：“他必須向那班人买得劳动的权利——那班人持有 everything，只除了他和象他这样的人。”

“不錯，但是他用什么去买呢？”約翰·保尔說。“除了他自己以外，他有的是什么呢？”

“那末，就用他自己去买好了，”我說，“用他的身体和潜伏在身体里的劳动力；用他自己劳动的代价，去購買要求人家劳动的权利。”

“又是啞謎儿！”他說；“他出賣劳动力，除了他日常生計以外，还能換取旁的什么呢？他必須凭借了他的劳动力，去換取食宿衣着呀！他能把他的劳动力一賣再賣嗎？”

“不是那末样，”我說，“但是多半他可以这样做；他要出賣自己，就是出賣他身体里的劳动力，賣給准許他工作的主人，那个主人会从他所制的商品賺来的盈利之中，分給他一部分，使他足够維持生活，生育男女，把他們撫养成人，讓他們到了相当年齡，又可以象他一样出賣自己，而那个富有的人会把过剩利潤，留为已有。”

約翰·保尔高声狂笑，說：“得啦，我覺得我們还没有走出啞謎儿的圈子呢。說不定人很可以象你的說法于活求生，但是他也可以不这样做法，而活得象一个自由人。”

“你說得沒有錯，”我說。

## 第十一章

### 在旧社会里展望一个新社会有多么困难

他暫時保持了一下子緘默，然后他又說：“但是决沒有人出于本心把自己和自己的儿孙，賣給人家做賤奴的；更沒有任何笨伯会笨到那般田地，甘願接受自由人的虛名，却因而忍受賤奴的生涯，算是做自由人的应偿付的代价。現在我要問你另外一些問題；既然看出你是一个高深的預言家，我更想这样

問問你；因为我深信不疑，沒有人能編得出这类荒唐的論調，就象你剛才講給我听的。現在我知道得很清楚，人們一旦把他們自己从賤奴制的束縛中，完全擺脫出來，正象你所預言，我們將會做到的(为了這句話，我要為你祝福)，他們絕不會在這種更殘酷的暴政之前，俯首帖耳，而不在这世界上掀起一場劇烈的鬥爭；斷無疑義，這場鬥爭將會那麼劇烈，在我們英勇的男子們垮台之前，姑娘們和小孩子們也都要舉起刀鎗，在許多英國的田野里，用來旋動磨坊的，不是河里的清水，而是人們的鮮血。但是一切過了之後，那種暴政仍要建立，因為在大戰之後，國內只剩了少數的人，到了那個時候，你看又會怎樣呢？會不會變成兵卒侍衛遍地皆是，而勞動人民却很少見到呢？在每一個教區里，一定會有許多警察監督人們的工作；他們每天老會說：‘你那個傢伙，你有沒有把你自己的勞動力賣出去嗎，這一天的，這一星期的，這一年的？趕快去，訂約成交，否則你要吃更大的虧了。’而且無論在哪一個工作地點，總有警察防守着，凡是勞動的人都要在鞭策之下，從事勞動，正象古代希伯來人在埃及境內做苦工那樣。每一個人一有機會，就要偷竊東西，象一條餓犬攫奪一根肉骨頭那樣；那麼一來，你就又需要有更多的兵卒，更多的警察，直到這個國土被這班人吃得精光；而且就是地主和主人們也沒有那種能力來肩荷這付重擔；何況他們的利益也不會那麼大，因為事實上每人在一天中所能做的不會怎麼多。”

“朋友，”我說，“你說他們一旦陷入這種暴政之下，會起來鬥爭反抗，至死不屈，你這種說法，是從你英勇的氣魄和高超的心志里發出來的。世界上誠然會發生許多戰爭，規模大而

結果慘痛，然而很少數是為了這個緣故而發動的；相反地，就象以前他們在法國打仗一樣，人們將來參加戰爭，不是受了某一個采邑領主的命令，就是受了某一個國王的命令，或者，最低限度，受了某一個高利貸者和壟斷市場的人的命令。當然，在這些邪惡的時代的初期，英勇的人將會崛起反抗，但是，縱然他們也要象你們一樣，犧牲性命，然而他們的死亡不會象你們的那樣產生同樣的效果；就因為，老實說，你們所反抗的是正在衰落的佃農制，而他們所反抗的是正在興旺的高利貸制。還有一層，我剛才告訴你的，是要在時代到了頂點的時候，才會發生的現象；我們從遠處旁觀這些事態；當然可以看得真切入微；但是在那種時代的初期以及在那種時代的過程之中，身歷其境的人決不會覺察到在他們周圍演變的一切；他們固然會感覺到災禍的疾痛，然而不知道怎樣來挽救；漸漸地，漸漸地，他們將從本來較好的生活跌下來，變成貧弱無依，再沒有力量去抵抗暴政的茶毒；在這以後，時代又會略微改善，他們總算會比先前安定些，於是他們認為那種情況簡直就象天堂，他們就不再有意志去抵抗什麼暴政，而反自覺欣幸，以為所受的磨折比先前多少減輕些了。並且，照你所說，老是要有警察和侍衛們來來往往，驅迫人們工作，除了在笞打之下，人們不會願意工作，你錯了，不會是那樣的；因為要找工作的人，始終會比主人們能給他們的工作還要多，因此人們將會熱切地爭取工作的機會；倘若一個人說，我願出賣我的光陰，只要那麼那麼多的代價，那末另一個人就會說，我願把代價減低到某種程度；因此主子們絕不會缺乏心甘意願的奴隸，替他們工作；反過來說，奴隸們常會找不到收買他們的主子。”

“你所講的真是奇談，”他說，“但是以後便怎樣呢？要是下層階級的人全不工作，會不會發生飢荒，缺乏商品呢？”

“飢荒很多，”我說，“却不是因為缺乏商品才發生的；干脆地說，適得其反。在後來的日子裡，交通運輸將會那麼頻繁，航海旅行那麼迅捷，大多數的商品要便宜得多，而在一切貨物之中，要算麵包最為便宜，要是我這樣地告訴你，你會有什麼想法？”

他說：“我想說，到了那個時候，人們的生活將會改進，因為在豐衣足食的日子中，那總是好的；因為，那末，人們可以享受他們自己耕種的禾黍，用不着再拿生活的需要品去買別的東西。老實說，這對於正當的人是有利的，但是對於壟斷市場和操縱居奇的人，是不怎麼有利的；然而誰管得了這班卑鄙醜惡的豬仔，他們不是專從人家的口袋裡偷摸財物，而從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的嗎？”

“沒有錯，朋友，”我說，“不過在後來的某些日子裡，所有大權都操縱在那班醜惡豬仔的手裡，他們將是一切人們的統治者；所以，請你聽著，因為我要告訴你，在那些日子裡——豐衣足食的日子也就是飢荒的日子，所有的人都要願望商品的价格上漲，使壟斷市場和操縱居奇的人能賺大錢，使他們的盈利泛溢出來，讓靠他們生活的人們得些小惠。”

“你这許多啞謎兒真使我够煩膩了，”他說。“然而至少我能料到，將來在國境以內，人口要越來越少；很可能會這樣的，要是那時候的生活真是那麼骯髒，那麼悲慘。”

“哎喲，可憐的人呀！”我說，“你甚至難以想象許多人的生活會是那麼骯髒，那麼悲慘；然而我對你說，人口卻會增加繁

殖，國境內現在有了一個人的地方，到了那時候，要有二十個人——對啦，有些地方要十倍於二十個人。”

“我不再有多少心思來向你提出其他問題了，”他說，“你回答的時候，你的詞句簡單明了，然而你所說的事我簡直難以理解。但是請你告訴我這一點：到了那時候，人們會不會認為那種局面一定要永遠存在，正如目今的大人物提到我們的苦難時就這樣說法，還是他們會想出什麼挽救的方法嗎？”

我對周圍望了一下。現在禮拜堂里只有隱隱的微光，但那不再是月亮的微妙的光暈，而是煦和的晨曦的降臨。

“是啦，”約翰·保爾說，“這是黎明朦朧的曙光。願上帝和聖克利斯多佛給我們一個晴和的日子！”

“約翰·保爾，”我說，“我已告訴過你，你的死亡將會帶來你生命中奮鬥的目標：你想你奮鬥的目標值得你這一番心力嗎？或者你相信我對你說的關於將來日子的那些話嗎？”

他說：“我再一次告訴你，我確信你是一個預言家；因為沒有一個常人能夠設想出你那一套話來；你所講的，奇妙得太不象一個行吟的歌者，你的說話太慘痛了。你問我是不是會以為我的心力白費，我却說，決不會；要是在後來的日子裡，真會那樣（那末，他們的生活就會比我們更糟），人們更會去尋求挽救的方法：所以我又要問你，他們真會那樣的嗎？”

“是呀！”我說，“他們挽救的方法還是同你的一樣，雖然時代不同：因為要是人們淪為賤奴，除了把他們解放出來還有什麼挽救的方法？要是他們試探了許多走向自由的途徑以後，發覺沒有一條走得通，那末，他們仍要試探另外一條。然而在將來的日子裡，他們懶得試探，因為他們的主人比起你們的



来，勢力更大，甚至他們不需要誇耀什么高压手段，直到日子到了最惡劣的地步，人們始終受着蒙蔽，以为他們必須把劳动力預先典賣，來換取劳动的机会，而那是出于他們自願的。还有一层，你們看你們的地主和主人，只覺得他們个个都权势大极了，他們确实如此，但是他們只是少数几个人；將來日子里的主人，在那时候人們的眼光中，每一个人并没有多大力量，但是他們人数很多，而且对于这一类的事，他們的意願完全一致，尽管是不自覺的；正象一条双排划槳的大帆船，划船的人隱蔽不露，只見船忽起忽落，竟象他們只有一条心。”

“但不过，”他說，“受这班人魚肉的人們不会也是一样的嗎？他們不会也只有一条心嗎？”

“朋友，”我說，“他們会有那条要求生存的心，尽管生存是一件极端悲慘的事：因為他們要出賣自己，以圖生存，象我已經告訴过你的；他們艰苦的生計就是他們主人安閑的生活，为了这个緣故，那个主人可以高枕无忧，因為他們生活的需求迫使他們不能浪費光阴向亲戚朋友訴苦，說他們在奴役之中受尽磨折，或者策划方法出來消除那种現象。虽然真象你所說的，他們也会有一条心，只要他們知道真情；但是在好一陣日子中，他們只有一种隱隱約約的感悟：然而，別担心，到了最后，他們終归会完全明白过来的，那时候，他們就会實現挽救的方法；那时候，就会看出你的努力并没有化为烏有，因为早在他們之前，你已經看出了那挽救的方法，正如后来的日子里，他們所見到的，一般无二。”

我們兩人默坐了一会儿。熹微的晨光正在漸漸驅散夜晚的昏闇，虽然很緩慢。我望着手里仍然執着的罌粟花，想起了

威尔·葛利恩，就說：

“你瞧，光明正在放射出来了：現在我該遵守諾言，回到威尔·葛利恩家里去了。”

“那末，去吧，”他說，“要是你想去的話。然而，据我看来，他不久会到我們这儿来的；因此你不妨在树林中的綠草上睡上一会儿，直睡到旭日高升的时候，因为你的居停主人不会很早就走出来的；一个人整晚不眠，到了大清早，在阳光蔭蔽之处，睡上一会儿，多么舒适。”

“可是現在我要走了，”我說，“我祝你晚安，或者不如說，祝你早安。”

說到那里，我把身子站起一半；但是正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想走的念头忽然轉变，竟象我从沒有动过这个念头一样，我重又坐下，听到約翰·保尔的語音，起先象一个人在遙远的地方說話，但是漸漸逼近，漸漸諳熟，重新又象是从我总得認識的那个人那儿来的。

## 第十二章

有时变革并不尽如人意，要不是为了在这样  
一次变革以后，还有进一步的变革

他說：“你已告訴我听了許多古怪的东西，我难以理会；对啦，有些話，我的智力簡直不能够領悟，甚至不能向你提出有关的問題；但是还有些事情，我想問問你，而且一定要赶快，因为，的确，夜晚已在消逝凋殘了。你說在將来的日子里，照他們新的生活方式，沒有一个劳动人民不是賤奴，他們的主人多

而又多，反过來說，据我看来，要是这些主人真正很多的話，他們也很难經營致富，或者只有很少数的人可以，因为，毫无疑义，他們对于賤奴們，定然要供給衣食住宿，因此他們从賤奴們那里剝削得来的，既然要分派給許多人使用，就不够使多数人富有了；因为从一个人的身上，你只能榨取一个人的劳力；不管把他磨折得怎样厉害，照你先前所說的，你仍然不見得可以把他磨折到不讓他吃飽飯。所以，縱然在想象之中，我可以領会少数的主人和許多的奴隶，然而不能夠理解許多的主人，同时还有許多的奴隶；假如奴隶多而主人少，那末，总有一天，奴隶們要使用他們的气力，把那种統治权推翻。到了那个时候，你所講的后来日子里統治者的地位怎能維持下去呢？”

“約翰·保尔，”我說，“統治者的地位千变万化，会用尽各种花样，設法在世界上自圖生存。現在請你听一件奇事：你好象已經說过两遍，从一个人的身上，只能榨取一个人的劳力，但是在將来的日子里，一个人可以做一百个人的工作——是呀，一千个人的，或者还要多：这就是統治者所凭借的一个办法，而这会造成許多的主人，許多的富翁。”

約翰·保尔大笑。“今晚我收集的謎儿真不少，”他說，“因为縱使一个人永不睡眠，并且在工作的时候，边吃边做，你也只能把他当做两个人的用处，充其量，当做三个人罢了。”

我說：“你可曾見過坐在織布机上的織工嗎？”

“是的，”他說，“見過好多次。”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說：“但是我从沒有覺得惊奇；現在我可感覺到惊奇了，因为我知道你要說的是什麼。以前，梭子在几千条經紗綫里穿來穿去，做起来十分費事；而現在的人把脚

一踏，彈簧隔板升降自如，經紗的這一串或那一串棕葉迎上前來，梭子一下子就穿過幾千條經紗。對啦，這就所謂一個人的工作可以增加到好幾倍。但是，你可知道，他的倍數早已相當增加的了；而且，據我所知，幾百年來，一向如此。”

“是呀！”我說，“但是從前主人為了什麼需要增加他的倍數？前幾百年，勞動的人是一個賤奴，在十字街頭，買進賣出；後幾百年，他是一個佃農——換言之，是一個做工的牛馬，是他所住的采邑上的一頭牲畜；但是到了那個時候，你和你同道的人會把他解放自由，就在那個時候，統治者的地位會被迫變化；因為，在那個時候，主人既不再能根據法律把那個人占為己有，當做一份動產，也不再能根據法律把他占為己有，當做土地上的牲畜，要是主人所有的東西，他賴以生活的那個人也並不缺乏，因此可以照樣生存，除非他把自己出賣，就不歸主人所有，那末，有了統治權，試問又有什麼好處呢？”

他一言不發，但是我見他蹙緊雙眉，抿緊嘴唇，好象有些憤恨；我又說：

“你見過織布機上的織工：想一想那時情況又會怎樣？——假如他不再需要坐在機台的前面，送擲梭子，拉回杼管，而梭廂會自動開放，梭子會自動飛奔地穿來穿去，迅速得使肉眼來不及看清，杼管又會自動回到原處；那個織工站在一旁，同時他嘴里吹出‘打獵打好了’的曲調，或者照料六七台織布機，指示怎樣做法。織工是這樣，陶工、冶工、各種五金工人也是這樣，各種手工業工人也都是這樣，他們的責任只要照料看管，就象一個人穩坐在運貨馬車之上，只管讓馬拉着走。是呀，到了最後，甚至連一個農夫也是這樣；刈禾的人不再要一清早肩

上揹着鈎镰走到田里去，刈割、捆紮、又刈割，直到太阳落山，月亮上升；他只消利用一两匹马，把一件人手所造的器具，拖到田里去，只要一声吩咐，马匹就会走上走下，那件器具就会刈获、拾集、捆紮，承担许多人的工作。要是你能够的话，不妨在你心里设想这一切，至少不妨当做一个行吟歌者的魔术故事来设想，然后请你告诉我，你认为在这一切之中人们的生活将会变成怎样，就是说是这儿镇上的人们，或是坎德伯雷公会里的人们。”

“好吧，”他说，“但是把我对于你奇谈妙论的想法告诉你之前，我还有这一点要向你请教：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的工作既然那么轻便，他们一定会制造出许多商品，比他们在一个乡区或在一个大市镇用得尽的还要多，而反过来说，在另一个地区里，情况发展得没有那么好，他们就会有供不应求的现象；我们现在甚至已是这样的了，于是就会发生荒歉飢饉；要是人们不能互相交换货物，弄到这里供过于求，而那里却供不应求，这对于整个国家就不会带来什么好处；在富有的地区，棧房里会堆满货物，直到腐烂霉臭。所以要是在你所讲的奇异的日子果真是那么样的（我看不出怎会不是那么样），那末，人们制造大量商品，那么容易，那么不费大力，也不会有多少好处。”

我又微微一笑，说道：“不错，但是不见得会那么样的；非但人们的工作能力会增加到千百倍，并且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距离也要缩短得好象没有了；因此当天晚上还堆积在寶韓准备运销的商品，第二天早晨可能已在倫敦了；威尔斯的居民可以吃到厄薩克斯的谷粒，而厄薩克斯的居民穿用威尔斯的羊

毛；这么一来，就貨物在市場上轉运的速度而論，全国將會小得仅象一个教区。不仅如此，我所說的算得了什么？非但在这个国境内会是那么样，并且，甚至东印度群島以及你全不熟悉的国家的東西，可以这么說，就在每一个人的大門口。現在你視為珍异貴重的商品，到了那时候，將會是尋常的東西，在每一个小商小販的攤子上，買賣交易；值不了多少錢。那末，約翰，你說吧，那些日子可不是欢欣快乐，大家可不是会舒舒服服，过着丰足富裕的生活了嗎？”

“老兄，”他說，“据我看来，在你所說这些欢欣鼓舞的福音之中，寓有一些悲悽的隱諷；因为先前你已部分地告訴过我，在那些日子里，人类的生活將會变成怎样，使我很有些愁悶惶惑。然而現在我願把那一切，暫時擱在一边，就照你的囑咐，来思考你的奧妙言論，把你当作一个从海外来的行吟歌者。所以我說，要是世人仍象我所認識的世人那么样生存在世，除非英国的人們因为国内情况的变迁，也都改变——老实說，对于人，不管他是好是坏，除了我現在認識到的人以外，我不能想象另外还有一种人，或者除了这样看待人，这样爱人以外，对于人还有另外的看法。我說，要是人还是人，那末，結果只有国内物資丰足，不再有一个穷人，除非他甘願貧乏穷困，好象宗教里的苦修僧；因为，那个时候，一切好的东西將會那么丰裕，不管主人們怎样貪婪，有的是充分多的东西，尽够鑿足他們的貪欲，而仍有剩余，使胼手胝足的一切劳动人民过着安适的生活；因此这班人該可以比現在省力得多，他們会有余暇去学习知識，那就不該再有学者和文盲的區別，因为大家都有學問了；他們也会有余暇去学习怎样掌管教区以內和百家村上

的公众事务，本国国会的議事，使国王取之于民的不会超过他应得的名份；掌管国内的統治权，使大家不分貧富都可以參預其事；那么一来，廢除了坏的法律，制訂了好的法律，你所講的富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訂法律的那种办法就会絕迹；因为在制訂法律的时候，大家都參預其事，他們就不再有特权的那样做法了；那么一来，不久就要实现不会再有專橫殘毒的富人，而大家可以从土地的收获中和他們亲手的操作中，获得滿足，而且还有多余。是呀，的确，老兄，要是在任何时候真会实现，人們能够利用器械来大量生产，而不必由人亲自操作，从一处到另一处的旅程已不足道了，全世界就是全世界人的一个大市場，那末，大家可以生活在健康富裕中；嫉妬、吝嗇將會消灭无遺。到了那时候，我們可算得征服了地球，那就够了；那时候，事实上，天国真的降临到世界上了。为什么你还是那么愁悶忧伤呀？你要說什么？”

我說：“我剛才告訴过你，在那些后来的日子里，一个人除了自己的身体以外，就一无所有（那种人將是絕大多数的人），他定然要典卖劳动力，来换取劳动的机会，难道你已經忘怀了嗎？这样一个人会富裕嗎？你不是称他为賤奴的嗎？”

“沒有錯，”他說，“但是我怎能設想会有这类的事情呢——要是到了那一天，人們可以利用器械来替他們操作？”

“可憐的人啊！”我說。“請你記住，在那些日子里，人們的确利用器械，將會和馬夫駕馭貨車一般无二，馬夫坐在車上，揮动繮繩，馬匹就拉着車子前进；在那些日子里，我告訴你，許多人常年勞困悲慘，而且年年如此，正象人們達到国内发生飢荒的时候一样；任何人不会享受富裕安定的生活，享福的只有

那班兀坐不动監視別人操勞的人；而这班人，我告訴你，人数众多，因此这班人將制訂法律，一切大权將会由他們掌握，劳动人民竟会相信沒有这班剝削他們的人，他們就会无所适从了，將会称頌他們，几乎要向他們祈求，象你們現在祈求天上諸圣一样，国内最受人崇拜的就是那凭借了壟断市場操縱居奇而为自己捞了最大一笔錢的人。”

“原来是这样，”他說，“那末，他們覺到了自己被人剝削，还会崇拜那个剝削的人嗎？到了那个时候，人們确乎要变得跟現在大不相同了，他們都会是些世上所少見的懶汉、傻瓜、懦夫。那些不是我生平所認識的人，也不是我現在瀕死的时候所热爱的人。”

“不会的，”我說，“但是他們不会看得出有什么剝削；因为，我不是已經告訴你說，他們將会認做自己是自由的人嗎？那为什么呢？我会講給你听的：但是首先請你告訴我，現在人們的日子过得怎样；一个劳动的人会不会变成一个主人嗎？”

他說：“这种情况也曾見过，出身微賤的人从修道院的僧房里，一跃而登修道院長的蓮椅、主教的法座；然而并不常見；有时一个猛勇的侍卫一变而为一个胸有韜略的將領，人們会把他培养成为一个乡紳、爵士；然而只是难得的。現在我料你要對我說，圣教会对于此地的穷人們要大開門戶，因此許多人將会擢升到地主的地位。假如圣奥尔龐的修道院長戴着他金綫的法冠，端坐在蓮椅上，由他的爵士們和侍卫們簇拥着，或者墨敦大会堂的住持，由他的鷹犬爪牙扈侍着，他們尽管以前出身寒微，現在却对穷人專橫肆虐，那有什么好处呢？在我看来，一文不值；即使国内的寺院比現在多上十倍，而每一所由



出身微賤的子弟來當護持，當院長，或當住持，全世上的事也不見得就會改善匡正。”

我微笑着說：“請你放心；因為在那時候，國內既沒有什麼修道院，也沒有什麼大會堂，也沒有修道士，也沒有托鉢僧，也沒有宗教上的任何一切。”（我說這話的時候，他吃了一驚。）“但是你不是已對我講過，在這些日子里，窮人很難擢升為地主；現在我對你講，在將來的日子里，窮人可能成為地主、主人、游手好閒的人；並且這樣的例子常可以見到；恰就為了那個緣故，他們對於自己被人剝削，熟視無睹，因為他們心中還在希冀他們生存在世，也可以剝削別人；在那些日子里，這一點就是一切禮教法律牢不可破的保障。”

“聽你現在所說的話，我心里更難受了，”他說，“因為這種制度一旦建立之後，那末，怎樣再能改革呢？後來日子裡的暴政豈不更凶猛難堪。據我現在看來，要是你所說的是真的話，那個時代征服了地球，並不見得會象我最初的想法，使天堂降落到世界上，而說得更正確一點，只會把地獄招致到世界上來。聽了你这悲慘的預言，老兄，真使我中心忧伤！然而，你不是講過，那些日子裡的人們將會探求挽救的方法的。老兄，你能不能告訴我那挽救的方法是什麼，免得太陽升起，照在我身上的時候，我因為聽了你那未來的故事，而變得垂頭喪氣。你瞧，沒有多久，太陽要從大地上升起來了。”

果然，曙光正在開朗了，牆壁上和窗戶里的畫象漸漸顯現出色彩來了；從這些塗上各種釉色的玻璃窗里（在我面前的一扇窗還沒有塗上什麼，只有一塊清白的玻璃），我隱隱看見一道紅光，僅在一會兒之前，紅光才在西方完全隱沒，現在又開

始从东方微微透露——新的一天誕生了。我手里仍然执着那朵罌粟花，我看了一下，好象已經凋謝枯萎。我有一种殷切的感覺，要跟我的同伴再談談，告訴他許多話，所以我覺得一定要赶快些，否則，不知为的什么，我怕要赶不上；因此，到了最后，我开口說話，高声地急忙忙地：

“約翰·保尔別灰心；因为我再一次要說，你知道，象我所知道的一样，人类的同盟永不泯灭，不管要經歷过多少艰險苦难。你瞧吧，一会儿之前，有一道光輝明耀地照着我們；但是那是从月亮里来的，夜晚还很深沉，而在月光衰微隱沒之后，只有一层朦朧的薄暈，不再有明耀的光輝，然而全世界覺得高兴，因为全都知道这层薄暈是朝气，不是晚色。請你瞧着，这是时代的象征，朕兆着人类的同盟是有指望的。然而，老实說，这样一个正在对我们发出曙光的明朗的夏日，还并不能算是未来的日子肇端的象征；而在这一天拂曉的时候，还有些冷、灰暗、阴沉；可是凭了这一綫曙光，人們將會把一切事物看得真切，不再会被月光的閃爍和夢境的炫色弄得目迷心醉。凭了这片灰黯的曙光，明智英勇的人們將會窺見挽救的方法，适当地措置，那是一件现实的事，摸得着，掌握得住，不再象天上神仙的灵光，只能从遙远的地方膜拜景仰。就象以前我所告訴过你的，除了大家要爭取自由以外，將來还会有什么；是呀，正如你所想到那种自由，就在你的愿望达到了最高的限度，你不再想到皇亲国戚，不再想到搜刮人丁稅的地保們，不再想到厄薩克斯的佃农制，而只想到这一切的消灭，人們將會享受土地的果实，享受他們在土地上辛勤操作的果实，用不到金錢，用不到論价。那个时代会来的，約翰·保尔，你所怀想的

有一天会实现的幻梦，将会变成一件事实，人们会一本正经地谈论它，认做是一件不久来临的事实；正象在你这个时代，大家讲到佃农们变成租地者，只消向地主偿付地租一样；所以，你为了这个愿望所尽的力是值得的；要是你也计较虚名的话，虽然我揣测你不很计较，你的令名将会在那些未来的日子里，和你愿望共存不朽，你不再会被后世遗忘了。”

当他回话的时候，我听到他的声音从朦胧的微光中传过来，可是很难看得清他，虽然现在光线正在迅速地转亮：

“老兄，你又把我的胆量加强了；然而现在我既已明知你是从遥远的时代和遥远的事物那方面差遣而来的，请你告诉我，假如你可以的话，说给一个行将丧命的人听，这个美景在怎样一种情况之下才会实现。”

“我只能告诉你这样一点，”我说，“未来日子的情况，不管你怎样想象，在你看来，好象愚蠢极了，颇难置信；然而将来会成为习见不怪的事物，成为一种社会秩序，每个人赖以生存，不管怎样困苦，甚至人们看待这些事物，认为开天辟地以来一向是这样，而且只要世界有一天存在，永久会是这样的；好久好久，人们将会用这种眼光去看待那些事物；穷人的呼吁，富人会加以眷顾，恰恰就象夏天一个人舒适地躺在菩提树之下，会偶尔听一听替他辛苦酿蜜的蜂群的嗡嗡声。然而过了相当时候，这种现象也会变成陈旧，怀疑的心情就会潜伏滋生，因为在那种社会制度之下，人们很难求得生存，而穷人疾苦的呼吁会被人听到，不再认做是一种十分痛苦的呻吟，却当为是一种将近毁灭的恫喝，一种恐惧的叫嚣。今日你视为愚蠢的事，在你和我中间的那许多代人却视为全然明智的事，是稳定他

們生活的保障，到了那个时候，在他們看来，又会变得愚蠢了；然而，因为人們久已慣于賴以生存，他們仍会恋恋不捨，一則由于愚昧，一則由于恐惧；有些人看得真切，并且甚至已經克服了恐惧的心理，覺悟到他們正在推动助長的是一个必將来临的时代，不是一个終归烏有的夢境，这些人要被那些愚昧胆怯的人訕笑嘲罵，凌辱毒害；那些日子的斗争將会惨重悲痛，明智的人將会屢遭挫折，英勇的人的沮丧往往將会痛彻心肺；朋友和朋友之間，同志和同志之間，在这种騷乱的波濤之中，因为无暇互相审察諒解，发生背謬、疑忌、衅隙，使許多人痛心丧气，使同盟的行列遭遇障碍；然而一切都会有一个結局，直到你認為愚蠢的事和我們后来認為愚蠢的事將会变成同一件事，你的願望和我們后来的願望將会异途同归；那时候——那个新日子就出現了。”

我再一次听到了約翰·保尔的声音：“現在，老兄，我得向你告別了；因为，現在，大地的新日子果真出現了，你和我又將各行其道，要得孤独；你对于我只算得是一个夢，正象我对于你也是如此，我們彼此使对方一則以喜，一則以忧，正因为一方面緬怀旧时，另一方面瞻望来日，常会使人这样的。我要去求生，就是去就死，要和你分离；我簡直不知道該不該祝你再做一回夢，夢想比你所說的还要杳远的日子，来預言那时候的情况会是怎样，就象你已講給我听的那么样，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願望对你是有益，还是有損；不管怎样，我們既然彼此同情，算得是真正的朋友，我不該在跟你分离的时候，不說一句亲切的好話，因此，我至少祝你象你自祝一样，那就是充滿希望的奮鬥，問心无愧的安宁，一言以蔽之，生命。再会吧，朋友。”

有一些儿时候，虽然我們明知日光正在加强，明知周圍有的是什麼，而我簡直看不清先前敏捷地着眼過的一切東西；但是，現在，在一瞬之間，我看見了一切——從我右手淨白的玻璃窗里，射進了東方日出的殷紅；那些雕刻華麗的牧師座位，鍍金的障壁的工程，牆壁上的畫象，鑲工精細的窗上的清影，色彩完美無疵，美妙可愛，那座祭壇和照在上面的烛光，在日光掩映之下，顯得微妙，還有那些屍架上遮盖着的死者，躺在高高的祭壇的前面。看見了這一切美妙的東西，使我心里充滿着煩悶，何況我又聽到了急匆匆的脚步聲，走上平鋪的禮拜堂的甬道，直到拱廊之下，同時還有响亮的吹哨聲，吹出一陣悅耳的古旧的曲調；然後，脚步聲在門口停止；我聽到了門軸上嘎嘎之聲，就知道威尔·葛利恩的手在轉鎖上扭動。

于是我試圖站起，但是重又倒下；頃刻之間，一道白光突然出現在我眼前，使一切景物空無所有，哎喲！瞧呀！我躺在我經常睡覺的床上，一陣陣的西南風打在威尼斯式的百葉窗上，搖撼不停，使窗上的鈎鏈發出尖銳的鳴响。

我立刻起身，走到窗邊，向外眺望寒冬清早的景色；我面前那條河道，在堤岸和外堤岸之間的距離，要算寬闊，但是差不多正當潮水干涸的季節，在水流湍急的每一邊，都有一大片淤泥，那條水流好象受了西南風的推逐，洶湧得更快。在河流的那一邊，以前泰晤士河工管理局遺下的幾株柳樹，襯着荒涼的天色和一排破陋的青石板頂的房屋，樣子真有點不死不活，雖然，順便提一提，這些房屋是所謂“莊園”的一種大街的後背，並不是一個貧民窟；房屋前面的街道又齷齪，又泥濘，空氣之中存留着那種由骯髒而來的窒息的感覺，那是一個住在倫

敦的人永不会倖免的。那天早晨还刮着风，虽然是西南风，却象朔风一样凜冽；然而在这一切之中，我想起了河道第二个浅湾的拐角，从我现在的部位当然看不清楚，但是一过了那儿，不再有什么房屋阻碍视线，就可以看到黎区莽特公园，颇有旷野的景色；河道虽然很僻，一月份的风虽然很凜冽，它们好象在引誘我往田野里去，在那儿，远离了那个倫敦市区里的煩囂，我可以凭着自己的心意，繼續在白晝去夢想那些朋友，就是在黑夜的夢境里，并非出于我自己的心意所結識的那些朋友。

但是正当我轉身过去，打着寒噤，垂头丧气的时候，突然傳来了惹人生厌的汽笛嗚嗚之声，一个汽笛接着一个汽笛，催促劳动人民往工厂里去，我还可以說，这是早餐以后的第一次。因此我只得生气苦笑，穿好衣服，做好准备，去干我一天的工作，我称它为“工作”，但是許多人，除了約翰·罗斯經以外（虽然跟他地位相同的人并不多），都称做是“玩耍”。



## 一个国王的教訓

据說，匈牙利国王麦胥厄斯·科文訥斯——那个时代，在他臣民心目之中，他的威名和古代英国的阿尔弗勒特大帝不相上下——有一次，他听說（怕只有一次吧？）有少許（怕只有少許吧，好小子？）乡农操勞过度，却吃不飽飯。他就召开御前會議，并且吩咐某些重要城市的首長們，和某些地主們和保甲長們，也来与会，向他們咨問真相；他們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講出同一的說数，說什么那班乡下的老粗，身体結实，有力操勞，虽沒有美酒肉食，也吃得够好了，根本的原因只为他們都是賤骨头；又說什么要是讓他們松弛一点儿，不会象現在那么样拚命操勞，那对于他們是有害的，对于地主們也是有害的；因为一个賤骨头准是越有越要；他一旦有了家产，就会感觉沒有家产的苦处，我們最早的祖先当初在上帝的乐园里就是这样的。国王坐着听他們講，很少开口，然而他怀疑他們是在說謊。因此會議散席，一事无成；但是国王对于这件事非常关心，因为，照一般的国王來說，这位国王除了比他們多数人更加英勇以外，他还不失为一个正直的人，尽管这是在古代封建时代。所以据傳說所講，在两三天之內，他把他認為最适当的那班地主和大臣，宣召前来，吩咐他們整裝，往郊外馳騁一游；他們准备好了之后，他就率領出发，按照当时的习尚，穿着盛裝华服，跋



涉道途，揚鞭得得。这样，他們策馬前行，直到抵达了一个乡鎮，或者算是乡下农民的小村庄，从那里穿越过去，到了葡萄園，在下临河流南面向阳的斜坡上，农夫正在工作：那个傳說并没有說明这是苔斯河、多瑙河、还是别的什么河。无论怎样，据我推測，那正是暮春初夏的时节，树上的葡萄刚刚开始成熟；因为在那些地区，葡萄采收的季节比較晚，有些葡萄非經早期霜封之后，不摘下来，这样用来酿酒，更濃更甜。总之，乡下的农民——男人們、女人們、男孩子們、年輕的姑娘們正在辛勤操作，汗流如注；有的在葡萄樹行列之間，薅收野草，有的用畚箕盛着垃圾，捎上陡坡，这些人这样，那些人那样，为着他們永吃不到的鮮果、永喝不着的美酒，而辛苦忙碌。国王轉向那个地方，跨下馬背，开始攀登葡萄園里山石嶙峋的高岡，地主們跟着他同样做法，滿腹狐疑，不知会发生什么；但是国王回过臉来，滿面春风，对紧随着他的那一个人說：“真的，各位地主，今天我們所玩的是一种新奇的游戏，从这种游戏里，会获得一些新鮮的知識。”那个地主报以一笑，但是有些遮避的神气。

再說那些乡农們，看見了那些花团錦簇、金碧輝煌的地主，他們的惶恐真是莫可言喻。据我推測，他們并不知道那个就是国王，因为多份任何一个人沒有見過他的面；他們总認他是一个无法亲近的“万民之父”，一个威武的战士，使土耳其人不敢侵犯他們的小村庄。不过，老实說，不管是土耳其人，还是馬札儿人做他們的大君主，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是无关出入，因为不管这个主子是誰，他們总得在一年中的工作日里，湊出好些天来为他服役；而在其余的日子里，他們为了自己，为了妻孥，幸勞操作，所掙得的生活真够艰苦。

对啦，多份他們認不得国王；但是在那些盛衣华服的地主之中，他們看見并且認得他們自己的主子，对他非常害怕。然而要想逃避这班强有力的人和强有力的馬，那也是枉然——他們从东方未明的时候起，一直操勞，現在离中午差不了一个鐘头了：况且，跟隨着国王和地主們，还有一排弓弩手的卫队，留守在葡萄園圍牆的那一边——都是慣居山林、目光尖銳的意大利人，又是百发百中的射击能手。因此，那些穷人并不逃避；非但这样，他們裝得好象和他們毫不相干的模样，照常工作。因为每个人确是在对自己說：“要是我是幸而不被杀戮的一个人，那末今天我不尽我的力，拚命工作，明天我就会沒有面包吃；要是这里某些人竟被杀戮，而我仍然生存，很可能我会变成一个头目呢。”

国王走到他們之中，說：“老百姓們，誰是你們的头目？”

一个人上前来回复，只見他体格雄健，肤色蒼黝，年紀很大，須眉花白，他說：“我是头目，大人。”

“那末，你把鋤头递給我，”国王說，“因为現在我要亲自指导这一件事，众位大人想做一种新奇的游戏，乐意在我指揮之下，做修剪葡萄树的工作。但是你得站在我的身旁，要是我指导不当，你得把我糾正；你們其余的人，都可以去休息一下！”

那个老粗給弄得莫名其妙，由那国王站在那儿，伸出了手，而他却对自己的男爵主人瞠目請示，男爵怒目圓睜地把头簸动了一下，好象在說，“照这样做！狗奴才！”

于是那个老粗把鋤头送到国王手里；国王动起手来，指导地主們修剪葡萄，給每个人一份适当的工作：那个老粗有时說对啦，有时說錯了，指点国王的指导哟！在地主和爵士們准备

工作，剝下外衣的那個時候，你真該看看許多天鵝絨的外套，上等猩紅色佛蘭絨的大氅拋落在塵埃里！

所以他們全心全意地從事于此；對多數人來說，修剪葡萄好像是一種很好玩的遊戲。但是有一個人，脫掉了猩紅色外套之後，從地上站立起來，身上穿着一件緊身，是用金鏤和絲絡交織的波斯網眼綢所制的，絢爛奪目，現時代的人不再織造的了，每尺值價一百弗勞琳金幣。對這個人，國王板起臉派他做雜工，在山坡上走上走下，來來往往，揹着那里最大、最不結實的一只垃圾畚箕；因而那個滿身綾羅的地主扮出一個苦笑，看起來非常好玩，其他地主們全都發笑；當他回過臉去的時候，他說，可是說得那麼低，沒有人聽得到他，“我來趨奉這個姨子的兒子養出來的，他竟分派我搬運垃圾起來了嗎？”因為你們要知道，國王的父親，約翰·匈雅特，一個舉世聞名的卓越的戰士，土耳其人的當頭棒喝，却不是明媒正娶所生的兒子，儘管他是國王的胤嗣。

是的，他們帶緊工作，有一會兒工夫干得很有力，鋤頭挖進泥土，泥下的火石璫璫地响，灰塵的雲霧到處飛揚，那時候，他們的歡笑沸騰；只有那個錦衣綉服的垃圾伙子走上走下，一會兒咒罵白神，一會兒詆毀黑神；一個人會對另一個人說，“你瞧，金枝玉葉的貴人怎樣勝過了賤骨頭，即使叫貴人去做賤骨頭的工作；這些鄉下懶漢挖一下子，我們可以挖三下子。”但是國王的工作不比任何人差，臉上全無笑容；當時，窮人們站在一旁，彼此不敢談論一言半語；因為他們仍然非常害怕，並不是怕就地正法，而心裏頭却在這樣想：“這些權高勢大的地主和爵士特地到此，看看一個人究竟能干多少活兒，不至送命；

要是一年中我們替地主們做征工的日數還要加上更多一些，那末，我們就完了，永沒指望了。”所以他們都是垂頭喪氣。

工作這樣迅速地進行着；天空中的太陽升得更高，午時到了，午時過了。在那班操作着的地主們之中，現在不再有笑聲了，鋤頭和泥鍬挖土的次數越來越慢了，而那個垃圾伙子在山麓坐了下來，對着河流出神地呆看；但是國王仍在堅定不移地工作，因此其他的地主們為了怕丟臉也仍不放手。到了最後，貼近國王那個人鋤頭脫手跌落，噼啪一響，他嘴里發出一聲惡狠狠的咒詛。要曉得他是一個孔武有力、須髮烏黑的人，正在壯年，就是時常擊潰土耳其軍陣、聲名卓著的黑衣營里一個驍勇的隊長；為了他果毅勇略，國王對他很賞識；所以這時他對他說：“怎麼啦，隊長？”

“沒有什麼，主上，”他說，“請你問站在那邊當頭目的老粗，我們是怎麼一回事。”

“頭目，”國王說，“這些爵士們是怎麼一回事？是不是我的指導有了差錯嗎？”

“沒有什麼差錯，主上，但是他們犯着怠惰的毛病，”他說，“他們累了；難怪，因為他們平日閑散得緊，而且都是些金枝玉葉。”

“是不是這樣，各位，”國王說，“你們真已經累了嗎？”

於是其餘的人都俯首不語，只有那個軍隊的隊長；他是一個膽大的人，又不慣說謊，所以他直說：“大王，我懂得您要做的的是什麼；您把我們帶到這兒，無非想把您心里柏拉圖的哲學理論訓示給我們听，作一次教誨；說一句老實話，我只要不再淌汗，能去吃我的午餐，就請把您最凶的教誨，趕快講出來吧！”

不但这样，要是您做牧师，我就做您的助理。您能容许我向这个老粗问一两句话吗？”

“可以，”国王说。这时候，他脸上好象浮着一层心事重重的黑影。

于是那队长叉开两腿，摆出倨傲自大的神气，对那个老粗说：“朋友，我们在这儿工作多久了？”

“两个钟头，或者约莫那么久，从我们头上的太阳来推断，”他说。

“在那么久的时间里，我们替你所做的工作有多少？”队长说，同时对他丢了一个眼色。

“主人，”那个老粗说，情不自禁地干笑了一下，“听了我的话，请您别生气。在起先半个钟头里，你们做了我们四十五分钟的工作，在第二个半个钟头里，做了不到三十分的工作，在第三个半个钟头里，做了十五分钟的工作了，到了第四个半个钟头里，只有两分钟的工作了。”现在他脸上的干笑消失了，当他续说的时候，眼睛里射出光彩来：“那末，现在，据我猜想，你们一天的工作就算完成，你们要回去用餐，吃些甜点心，喝点浓酒；而我们吃的是几块黑面包，然后又要在哪儿工作，直到太阳西沉，月亮开始投射黑影的时候。现在你们请便，我不知道你们怎样安睡，睡在哪儿，更不知道在黑夜飞逝、星光闪烁之下，你们拥抱着怎样一个玉骨冰肌的美人儿；但是讲到我们，星光尽自闪烁，我们仍要继续干活，你们试想为的是什么！现在你们策马回府，我不知道你们又要安排明天该做些什么游戏，该有些什么娱乐；但是讲到我们，我们明天再来这儿，那好象没有什么以前的一天，又好象在那以前的一天里没有做

过什么，而当天的工作也不会对于我们有什么，因为我们不会因了我们的操劳而赢得休憩，就是在明天的明天，又要再一次从头做起，就这样一天又一天，直到我们再也没有什么明天。因此，要是你们打算向我们征收什么新的赋税，新的工力，请你们三思而行，因为我们可能负担不了。我说出这一切，不象先前那么害怕，因为我认定这一位在我身旁的人，身上穿着烏鞞的短褂，頸上套着金黃的項鏈，就是国王；而且我想他不会因我說了这句话，把我处死，因为还有那么多的土耳其人，在他面前，等他鋒利的宝劍去把他們誅戮！”

于是那队长就说：“哎哟，大王，要不要我把这个家伙砍死？莫非他已替您訓示了您的教誨了嗎？”

“別砍他，因为他已替我訓話了，”国王說。“各位地主和大臣們，請听这个老粗的教誨吧！然而在另一个人把我們的思想說出来之后，另外还有別的思想就跟着被勾引起来了，現在我还有一个教誨；但是目前我暫時不說。我們下去用餐吧。”

因此他們就离开，国王和他帶來的貴族，坐在河流之旁，濃蔭婆娑之下，吃啦，喝啦，非常欢暢。于是国王吩咐把殘余的肉食賞給修剪葡萄的人，再給他們充分多的弓箭手所喝的酒，另外把一大块金子賞給那个头目，每人賞三枚銀辨士。穷人們拿到了这些之后，在他們看来，竟象天国就已降临到世界上来了。

在傍晚凉爽的时候，国王和地主們策馬归去。国王心煩慮乱，默默无声；但是在他身旁的那个队长，最后对他說：“哦，大王，現在請把后面的一个教誨講給我听吧！”

“我想你早就知道的了，”国王說，“只是你沒有对那个老

粗那样明言罢了；但是告诉我，你的职业，所有这些人的职业是什么，就象一个陶工制造陶器那样你们赖以谋生的职业？”

队长说：“正象陶工全靠制造陶器为生，我们专靠掠夺穷人为生。”

国王又说：“那末，我的买卖是什么？”

他说：“您的买卖是强盗大王，但是并不比其余的人更凶恶。”

国王大声发笑。

“你把那一点记在心头，”他说，“其次，我来告诉你，当那边那个老粗说话的时候，我心里在想些什么。我在这样想：老粗呀！要是我做了你，或者做了象你那样的人，我就要手执利剑，举起矛枪，或者就只是籬笆上的一根樁木，号召别人同样做法，大家糾合出发；我们人数既多，何况縱然失败，除了一条苦命以外，不再会有旁的什么损失，我们要斗争，要奏凯，要把帝王、地主和重利盘剥者的职业推翻，使世界上只有一种职业，那就是我们大家愉快地劳动，愉快地生活。”

队长说：“那末，这就是您的教誨。您尽管谆谆告誡，誰会听信您呢？”

国王说：“誰会听信，誰就要认为国王发疯，把他送进疯人院，因此我就隐忍不言。然而将来必然会有人宣传的。”

“却没有人会听信他們的，”队长说，“除了那班把有益于世的新事物的倡导者捉来杀头绞死的人。而我们这个买卖还有好几代可以安穩无事。”

就是那么样，他们走进了国王的宫廷，燕飲啖食，寢寐如恒，世界也照常进行，若无其事。